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傳

岳

(第八冊)

胡懷琛改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0675B

小學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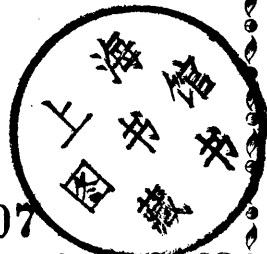
岳

胡懷琛改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傳

第八冊



120807

~~130807~~

~~1663481~~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昶 主編
周建人
宗亮 寔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廩
趙景源
殷佩斯

岳傳第八册

第五十九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七寶鎮牛通鬧酒店

當時岳夫人和銀瓶小姐正在疑惑不決，忽見岳雷、岳霆、岳霖、岳震同着岳雲的兒子岳申、岳甫一齊走來。岳震道：『母親！今日是元宵佳節，怎不叫家人把燈來挂挂，到了晚間，母親好與嫂嫂姐姐賞燈過節？』夫人道：『你這娃子，一些事也不曉。你父親進京，叫了你哥哥同張將軍去，不知消息。前日張總兵去打聽，連他也沒有信息。還有什麼心緒看什麼燈！』五公子聽了，就走過了一旁。二公子岳雷走上來道：『母親放心！待孩兒明日起身往臨安，到爺爺那裏討個信回來就是。』夫人道：『張總兵去了，尙無信息。你小小年紀，如何

去得？」

當時夫人公子五人在後堂閒講，只見岳安上前稟道：「今有個道人，說有機密大事，必要面見夫人。小人再三回他，他總不肯去。特來稟知。」夫人聽了，好生疑惑，就分付岳雷出去看來。岳雷來到門首，見了道人問道：「師父何來？」道人也不答話，竟一直走進來。到了大廳上，行了一個長禮，問道：「足下何人？」二公子道：「弟子岳雷。」人道：「岳飛元帥，是何稱呼？」岳雷答道：「是家父。」人道：「既是令尊，可以說得。我非別人，乃是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因秦檜着我勸問令尊，必要謀陷令尊性命，故我掛冠逃走。後來只令万俟卨嚴刑拷打，令尊不肯招認。聞得有個總兵張保，撞死在獄中。」講到了這一句，裏邊女眷，其時俱在屏門後聽着，洪氏心中先悲起來了。及至周二畏說到「去年臘月二十九日，岳元帥父子三人，屈死在風波亭上。」這一句，那些衆女眷好似猛然半天飛霹靂，滿門男男女女，盡皆痛哭起來。周二畏道：「裏面夫

人們且慢高聲啼哭！我非爲報信而來，乃是爲存元帥後嗣而來！快快端正逃難！欽差不久便來拘拿眷屬，休被他一網打盡，貧道去了！」夫人們聽得，連忙一齊走出來道：「恩公慢行，且待拜謝。」夫人就同着一班公子跪下拜謝。周三畏也連忙跪下答拜了，起來道：「夫人不要錯了主意，快快打發公子們逃往他鄉，以存岳氏後裔。貧道就此告別了！」公子們一齊送出大門，然後回至裏面痛哭。

夫人就叫媳婦到裏邊去，將人家所欠的賬目，并衆家人們的身契，盡行燒燬，對衆家人道：「我家大老爺已死！你們俱是外姓之人，何苦連累着你們衆人趁早帶領家小，各自去投生罷！」說罷，又哭將起來。衆公子媳婦女兒，并洪氏母子，一齊哭聲震天。那岳安、岳成、岳定、岳保四個老人家，對衆人道：「列位兄弟們！我們四人，情愿保夫人小姐公子們一同進京盡義。你們有願去者，早些講來。不願者，趁早他往，不要臨期懊悔，却就遲了。」只聽衆家人一齊道：

『不必叮嚀，我等情愿一同隨着進京去。任憑那奸賊要殺要剮，也不肯替老爺出醜的。』岳安道：『難得難得！』便道：『夫人不必顧小人們，小人們都是情愿與老爺爭光的。只有一件大事未定，請太夫人先着那位公子逃往他方避難要緊。』夫人道：『你們雖是這樣講，叫我兒到何處安身？』岳安道：『老爺平日豈無一二好友？只消夫人寫封書，打發那位公子去投奔他，豈有不留之理！』夫人哭叫岳雷：『你可去避難罷！』岳雷道：『母親另叫別個兄弟去，孩兒願保母親進京。』岳安道：『公子不要推三阻四，須要速行！難道老爺有一百個公子，也都要被奸臣害了麼！須要走脫一兩位，後來也好收拾老爺的骸骨。若得報仇，也不枉了爲人一世。太夫人快快寫起書來，待小人收拾些包裹銀兩，作速起身，休得誤了。』當時就進去取了些碎銀子，連衣服打做一包，取件舊衣替公子換了。夫人當即含淚修書一封，遞與岳雷道：『我兒！可將此書到甯夏，去投宗留守宗方，他念舊交，自然留你。你須要與父親爭氣！一路上

須要小心！』公子無奈，拜辭了母親嫂嫂，又別了衆兄弟妹子。大家痛哭。衆公子送出大門，回進裏邊靜候諭旨。

那藕塘關牛臯的夫人所生一子，年已十五，取名牛通。生得身面俱黑，滿臉黃毛，連頭髮俱黃，故此人取他個綽號，叫做金毛太歲。他生得千斤膂力，身材雄偉。那日正月初十，正值金總兵小生日，牛夫人就領了牛通來到後堂。牛夫人先拜過了姐夫姐姐，然後命牛通來拜姨爹姨母的壽。金爺就命他母子二人坐了。少停擺上家晏來，一同吃着慶壽酒。閒敘之間，金總兵道：『我看內姪年紀長成，武藝也將就看得過。聞得岳元帥欽召進京，將帥印託付他父親掌管。賢內姪該到那邊走走，掙個出身。但是我昨日有細作來報，說是『岳元帥被秦檜陷他謀反大罪，去年臘月二十九日，已死於獄中。因未知真假，已命人又去打聽。待他回來，便知的實也。』牛夫人吃驚道：『呀！若是謀反逆臣，必

然抄盡殺絕，岳氏一門休矣！何不使牛通前往相州，叫他兒子到此，以接岳氏一門宗脈！未知姐夫允否？」金總兵道：「此事甚好。且等探聽回來，若果有此事，就着姪兒去便了。」牛夫人道：「姐夫差矣！相州離此八九百里，若等細作探回，豈不誤事！」牛通接口道：「既如此說，事不宜遲。孩兒連夜往湯陰去。若是無事，只好望望伯母。倘若有變，孩兒就接了岳家一個兄弟來，可不是好！」金節道：「也等明日準備行李馬匹，叫個家丁跟去方是。」牛通道：「姨爹，虧你做了官，也不曉事！這是偷雞狗的事，那要張皇！我這兩隻腳，怕不會走路，要甚馬匹。」牛夫人喝道：「姨爹面前，敢放肆大聲叫喊麼！就是明日着你去便了。」當時吃了一會酒，各自散去。

牛通回到書房，心中暗想：「急驚風撞着慢郎中！倘若岳家兄弟，俱被他們拿去，豈不絕了岳氏後代！」等到了黃昏時候，悄悄的收拾了一個小包裏背着，提了一條短棒，走出府門，對守門軍士道：「你可進去稟上老爺，說我去

探個親眷，不久便回。夫人們不要掛念。」說罷，大踏步去了。那守門軍士，那裏敢阻擋他，只得進來稟知金總兵。金總兵忙與牛夫人說知，連忙端正些衣服銀兩，連夜着家人趕上，那裏趕得着。家人只得回來覆命說：「不知從那條路去了。」金節也只得罷了。

那牛通曉行夜宿，一路問信來到湯陰。直至岳府，與門公說知，不等通報，竟望裏邊走。到大廳上，正值太夫人一家在廳上。牛通拜畢，通了姓名。太夫人大哭道：「賢姪呀！難得你來望我！你伯父與大哥被奸臣所害，俱死在獄中了！」牛通道：「老伯母不要啼哭！我母親因為有細作探知此事，放心不下，叫姪兒來接一位兄弟，到我那邊去避難。大哥既死，快叫二兄弟來同我去。倘聖旨一到，就不能走了！」夫人道：「你二兄弟已往甯夏投宗公子去了。」牛通道：「老伯母不該叫兄弟到那裏去。這邊路程遙遠，那裏放心得下！不知二兄弟幾時出門的？」夫人道：「是今日早上去的。」牛通道：「這還不打緊，姪兒

去得快，待姪兒去趕着他，就同他到藕塘關去，小姪也不回來了。」說罷，就辭別了夫人。出府門來，問衆家人道：「二公子往那一條路去？」家人道：「望東去的。」牛通聽了，竟也投東追趕。

★ ★ ★ ★ ★

那欽差馮忠、馮孝帶了校尉離了臨安，望相州一路進發。不一日，到了湯陰岳府門首，傳令把岳府團團圍住。岳安慌忙稟知夫人。夫人正待出來接旨，那張保的兒子張英，年紀雖只得十三四歲，生得身長力大，滿身盡是肱膀，有名的叫做花斑小豹，上前對夫人道：「夫人且慢！待我出去問個明白了來。」就幾步走到門口。那些校尉亂嘈嘈的，正要打進來，張英大喝一聲：「住着！」這一聲，猶如半天中起了個霹靂，嚇得衆人俱住了手。馮忠道：「你是什麼人？」張英道：「我乃「馬前張保」之子張英便是。若犯了我的性，莫說你這幾個毛賊，就有二三千兵馬，也不是我的心事。但可惜我家太老爺一門，俱是忠孝

之人，不肯壞了名節，故來問你一聲。」馮忠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張掌家有何話說？」張英道：「你們此來，我明知是奸臣差你們來拿捉家屬的。但不知你們要文拿呢，還是要武拿？」馮忠道：「文拿便怎麼？武拿却怎麼？」張英道：「若是文拿，只許一人進府，將聖旨開讀，整備車馬，候俺家太夫人及小夫人等一門家屬起身。若說武拿，定然用囚車鐐拷，我却先把你這幾個狗頭，活活打死，然後自上臨安面聖。隨你主意，有不怕死的就來。」說罷，就在傍邊取過一根門閂，有一二尺粗細，向膝蓋上這一曲，曲成兩段，怒轟轟的，立住在門中間。衆人吃了一嚇，俱吐出了舌頭，縮不進去。

馮忠看來不搭對，便道：「張掌家息怒！我們不過奉公差遣，只要有人進京去便罷了。難道有什麼冤仇麼？相煩掌家進去稟知夫人，出來接旨。我們一面着人到地方官處，叫他整備車馬便了。」張英聽了，就將斷門丟在一邊，轉身入內，將欽差的話稟明夫人。夫人道：「也難得他們肯用情。可端正三百兩

銀子與他。我們也多帶幾百兩，一路去好做盤費。」夫人出來接了聖旨，到廳上開讀過了，將家中收拾一番，府門內外重重封鎖。一門老少，共有三百多人，一齊起程。那湯陰縣官，將封皮把岳府府門封好。看那些老少鄉民，男男女女，哭送之聲，驚天動地。岳氏一家家屬，自此日進京。

那二公子岳雷，離了湯陰，一路上淒淒涼涼。一日行到一個村坊上，地名七寶鎮，甚是熱鬧。岳雷走進店中坐定，小二就走來問道：「官人還是待客，還是自飲？」岳雷道：「我是過路的，胡亂吃一碗就去。有飯索性拿一碗來，一總算賬。」那小二應聲：「曉得。」就去煖了一壺酒來，上了幾色菜，連飯搬來放在桌子上。公子獨自一個吃得飽了，走到櫃上，打開銀包，放在櫃上，叫聲：「店家！該多少？你自稱去。」主人家取過一錠銀要夾。不想對門門首站着一個人，看見岳雷年紀幼小，身上雖不甚華麗，却也齊整，將這二三十兩銀子，攤在櫃上，心裏就想道：「這後生，是不慣出門的。若是路近還好，若是路遠，前途去，豈

不要把性命送了！』岳雷還了酒飯錢，收了銀包，背了包裹，將行却見對門一個人走上前來，叫聲：『客官！且慢行！在下就在前面，轉灣幾步便是，乞到小莊奉茶，有言相告。』岳雷抬頭一看，但見那人生得面如炭火，細目長眉，領下微幾根鬚鬚，身上穿得十分齊整，即忙答道：『小子前途有事，不敢領教了。』店主人道：『小客人！這位員外，是此地有名的財主，最是好客的。到他府上去講講不妨。』岳雷道：『只是不當輕造！』員外道：『好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下就此引道。』

當時員外在前，岳雷在後。走過七寶鎮，轉灣來到了一所大莊院，一同進了莊門。到大廳上，岳雷把包裹放下，上前見禮畢，分賓坐下。員外便問：『仁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今欲何往？』岳雷答道：『小子姓張，名龍，湯陰人氏，要往寧夏探親，不敢動問員外尊姓貴表，有何見諭？』員外道：『在下姓韓，名起龍，就在此七寶鎮居住。方纔見仁兄露了財帛，恐到前途去，被人暗算，故此相

招。適聞仁兄貴處湯陰，可曉得岳元帥家的消息麼？」岳雷見問，便答道：「小子乃寒素之家，與帥府不相聞問，不知甚麼消息？」一面說，不覺眼中流下淚來。起龍見了，便道：「仁兄不必多疑，若與岳家有甚瓜葛，但請放心。當年我父親曾爲宗留守裨將，失機犯事，幸得岳元帥援救。今已亡過三年，再三遺囑，休忘了元帥恩德。你看，上面供的，不是岳元帥的長生祿位麼？」岳雷抬頭一看，果然供的是岳公牌位，連忙立起身來道：「待小子先拜了先父牌位，然後奉告。」起龍道：「如此說來，是二公子了！」岳雷拜罷起來，講過姓名，又說：「周三畏來報信，家父大兄與張將軍盡喪於奸臣之手，又來捉拿家屬，爲此逃難出來。」言畢，放聲大哭。起龍咬牙大怒道：「公子且不要悲傷。如今不必往甯夏去，且在我莊上居住，探聽京中消息再處。」岳雷道：「既承盛情，敢不如命！欲與員外結爲兄弟，未知允否？」起龍大喜道：「正欲如此，不敢啓齒。」當時員外叫莊丁殺雞宰肉，點起香燭，兩人結爲異姓弟兄。收拾書房，留岳二公子住

下。

★ ★ ★ ★ ★

牛通追趕岳雷，兩三日不曾住脚。趕到一個鎮上，跑得餓了，看見一座酒店，便走將進來，坐在一副座頭上，拍着桌子亂喊。小二連忙上前陪着笑臉，『小爺吃些什麼？』牛通道：『你這狗頭？你店中賣的什麼！反來問我？』小二道：『不是呀！小爺喜吃甚的，方好拿來。』牛通道：『只揀可口的便拿來。管什麼？』小二出來，只揀大魚、大肉、好酒送來。牛通本是餓了，一上手吃個精光。再叫小二去添來。又吃了十來碗。肚中已是挺飽，抹抹嘴，立起身來，背着包裹，提着短棒，往外就走。小二上前攔住道：『小爺會了鈔好去。』牛通道：『太歲爺因趕兄弟，不曾帶得銀子。權記一回賬，轉來還你罷！』小二道：『我又不認得你，怎麼說要轉來還我？快快拿出來！』牛通道：『偏要轉來還你，你怎奈何了！我若惹得我小爺性起，把你這鳥店打得粉碎。』店主人聽得了，便走來說道：

「你這人好沒道理！吃了人家東西，不還錢，還要撒野！快拿出銀子來便罷，牙縫內迸半箇「不」字，連筋都抽斷你的。」牛通罵道：「老奴才！我偏沒有銀子，看你怎樣抽我的筋。」店主人大怒，一掌打去。牛通動也不動，反哈哈大笑起來。『你這樣氣力，好像幾日不曾吃飯的，只當替我拍灰。』店主人愈加大怒，再一拳，早把自己的手打得生疼。便叫呼走堂的，燒火的，衆人一齊上前，拳頭巴掌，乒乓劈拍，亂打將來。牛通只是不動，笑道：「太歲爺趕路辛苦，正待要人槌背。若是輕了，惱起太歲爺的性子，叫你這班狗頭看打。」那些走堂、火工、並小二，也有手打痛的，也有脚跌腫的。

正在無法可處，只見二三十個家丁，簇擁一位員外，坐在馬上，正從店門口經過。店主人看見了，便走出店來，叫聲：「員外來得正好。請住馬。」員外就把馬勒住，問道：「你們爲何將這個人亂打？」店主人道：「他吃了酒飯，不肯還錢，反要在此撒野，把傢伙打壞。小人領的是員外的本錢，故請員外看看。」

員外聽了一翻言語，就下馬走進店來，喝道：「你這人吃了酒飯不還錢，反在此行凶，是何道理？」牛通道：「扯淡，又不曾吃你的，干你鳥事？」員外大怒，喝令衆人：「與我打這廝！」二三十個家丁，聽了主人之命，七手八腳，一齊上前。牛通將右手一格，跌了六七個；左手一格，又倒了三四個。員外見了，太陽中直噴出火星，自己走上前來，將牛通一連七八拳，却不知下降，這些拳頭，那裏在牛通心上，打得有些不耐煩了，攔腰的將員外抱住，走到店門首，望街上一丟。『這樣膿包，也要來打人！』員外爬起來，指着牛通道：「叫你不要慌。」家丁簇擁着望西去了。牛通哈哈大笑，背了包裹，提了短棒，大踏步竟去了。店家打又打他不過，也不敢來追。

牛通走不到二三十家人家門面，橫巷裏胡風唳哨，撞出四五十個人來，手中各執棍棒，叫道：「黃毛小賊！今番走到那裏去！」牛通舉目一看，爲頭這人，却是方纔馬上這位員外，手中拿着兩條竹節鋼鞭。牛通挺起短棒，正待上

前廡打，不期兩邊人家，丟下兩條板凳來，牛通一脚踹着，絆了一跌，衆人上前按住，用蠅索捆了。員外道：『且帶他到莊上去，細細的拷問他。』

不知員外將牛通捉去，怎生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聞噩耗烈士殉義 投古井孝女殺身

員外命衆人將牛通捆了。抬回莊上，綁在廊柱上。員外掇把椅子坐上，叫人取過一捆荆條來，慢慢的打這廝。那家人提起一根荆條，將牛通腿上，打過二三十，又喚過一個來打。牛通只叫：「好打！好打！」即連喚過了三四個人，打了也有百餘下。牛通大叫起來道：「你們這班狗頭！打得太歲爺不疼不癢，好不耐煩！」

那牛通的聲音響亮，這一聲喊，早驚動了隔壁一位員外，却是韓起龍。原來打牛通的員外就是起龍的兄弟，叫做韓起鳳。那日起龍正在書房同岳雷閒講，聽得隔壁聲喊，岳雷問道：「隔壁是何人家？爲何喧嚷？」起龍道：「隔壁就是舍弟起鳳。人見他生得面黑身高，江湖上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賽張飛。不瞞

二弟說：我弟兄兩個，是水滸寨中百勝將軍韓滔的孫子。當初我祖公公同宋公明受了招安，與朝廷出力，立下多少功勞，不曾受得封賞，反被奸臣害了性命。我父親在宗留守帳下立功，又失機犯罪，幾乎送了性命，幸得恩公救了。所以我兄弟兩個不想功名，只守這田莊過活，倒也安閒。只是我那兄弟不守本分，養着一班閒漢，常常惹禍。今日又不知做甚勾當，二弟請少坐，待愚兄去看來。」岳雷道：「既是令弟，同去何妨！」起龍道：「甚妙！」

二人一同去到隔壁。起鳳見了，慌忙迎下來道：「正待要請哥哥來審這人。不知此位何人？」起龍道：「這是岳元帥的二公子岳雷，快來相見。」起鳳忙道：「不知公子到此，有失迎接，得罪！得罪！」二公子連稱「不敢」。那牛通綁在柱上，聽見說是岳二公子，便亂喊道：「你可是岳雷兄弟麼？我乃牛通，是牛鼻之子。」岳雷聽了，便驚道：「果是牛哥！却從何處來，到這裏做甚麼？」牛通道：「我從藕塘關來，奉母親之命，特來尋你的。」韓起鳳聽了，叫聲：「阿呀！」

不知是牛兄，多多得罪了！』連忙自來解下繩索，取過衣服來，替他穿了。請上廳來，一齊見禮。坐定。起鳳道：『牛兄何不早通姓名，使小弟多多得罪！勿怪勿怪！』牛通道：『不知者不罪。但是方纔打得不甚煞癢。』衆人一齊大笑起來。牛通道：『小弟已先到湯陰，見過伯母，故爾追尋到此。既已尋着，不必到甯夏去了，就同俺到藕塘關去罷。』起龍道：『且慢！我先差人往臨安打聽夫人公子的消息去了，且等他回來，再爲商議。』起鳳就吩咐整備筵席。四人直吃到更深方散。牛通就同岳雷在韓家莊住了。過了數日。

這一日，正同在後堂閒談，莊丁進來報說：『關帝廟的住持要見員外。』員外道：『請他進來。』莊丁出去，領了一個和尚，來到堂前。衆人俱見過禮，坐定。和尚道：『貧僧此來，非爲別事，這關帝廟原是清靜道場，不意半月前，地方上一衆遊手好閒之人，接一位教師，住在廟中，教的許多徒弟，終日使槍弄棍，吵鬧不堪。恐日後弄出事來，帶累貧僧。貧僧是個弱門，又不敢得罪他。爲此特

來求兩位員外設個計策，打發他去了，免得是非。」員外道：「這個鎮上有我們在此，那個敢胡爲？師父先請回去，我們隨後就來。」和尚作謝，別了先去。起龍便對起鳳道：「兄弟！我同你去看看是何等人。他好好去了便罷。若不然，就打他個下馬威。」牛通道：「也帶挈我去看看。」起龍道：「這個何妨！」岳雷道：「小弟也同去走走。」起鳳道：「更妙！更妙！」四個人高高興興，帶了七八個有力的莊客，出了莊門，一逕同到關帝廟來。

衆人進廟，不見什麼。一直到大殿上，也無動靜。再走到後殿一望，只見一個人坐在上面，生得面如紙灰，赤髮黃鬚，身長九尺，巨眼獠牙，兩邊站着二三十個人，却都是從他學習武藝的。起龍叫莊丁且在大殿上伺候，自己却同三個弟兄走進後殿來。那些徒弟們，多有認得韓員外的，走去悄悄的向教師耳邊說了幾句。那教師跳下座來說道：「小可至此行教半個多月，這個有名的七寶鎮上，却未曾遇見有個本事的好漢。若有不懼的，可上來見個高下。」韓

起龍走上一步道：「小弟特來請教。」說未畢，牛通便喊道：「讓我來打倒這廝。」就把衣裳脫下，上前就要動手，那教師道：「且慢！既要比武，還是長拳，還是短拳？」牛通道：「什麼長拳？短拳？只要打得贏就是。」搶上來，就是一拳。那教師側身一閃，把牛通左手一扯，牛通仆地一交便倒，連忙爬起來，睜着眼睛道：「我不曾防備，這個不算。」搶將去，又是一拳。那教師使個「獅子大翻身」，將兩手在牛通肩背上一捺，牛通站不住，一個獨蹲，又跌倒在地下。那教師道：「你們會武藝的，怎不上來，叫這樣莽漢子來吃跌？」岳雷大怒，就脫下上蓋衣服，走上前來道：「小弟來了。」教師道：「甚好。」就擺開門戶，使個「金雞獨立」。岳雷就使個「大鵬展翅」。來來往往，走了半日。岳二爺見他來得兇，便往外收步。那教師進一步趕上，岳雷回轉身，將右手攔開了他的雙手，用左手向前心一捺。那教師吃了一驚，連忙側身躲過，喝聲：「住手！這是「岳家拳」。你是何人？那裏學得來？乞道姓名。」韓起龍道：「教師既識得「岳家拳」，決

非庸流之輩。此地亦非說話之所，請同到小莊細談何如？」教師道：「正要拜識。只是輕造，不當！」員外道：「好說！」旁邊徒弟一齊道：「這位韓員外，極是好客的。師父正要去請教，請教小徒輩暫別。」俱各自散去。

只是員外等一共五個人，帶了莊丁出了廟門，轉灣抹角，到了韓家莊。進入大廳上，各各行禮坐定。岳雷先開口道：「請問教師尊姓大名？你何以曉得『岳家拳頭？』」教師道：「不瞞兄長說：先祖是東京留守宗澤，家父是寧夏留守宗方，小弟叫做宗良。因我臉色生得淡黑，江湖上多叫小弟做鬼臉大爺。我家與岳家三代世交，岳元帥常與家父講論拳法，故此識得這『黑虎偷心』，是岳家拳法。目下老父打聽得岳老伯被奸臣陷害，叫小弟到湯陰探聽。不料岳氏一門，俱已拿捉進京，只走了一位二公子，現在限期緝獲，故此小弟各處尋訪，要同他到寧夏去。只因盤纏用盡，故此在這廟中教幾個徒弟，覓些盤纏，以便前去尋訪。不想得遇列位，乞道尊姓大名。」岳雷道：「兄既就是宗留守

的公子請少坐，待小弟取了書來。」岳雷起身進去。這裏四人各通姓名。岳雷已取了書出來，遞與宗良。宗良接書觀看，大喜道：「原來就是岳家二弟！愚兄各處訪問，不意在此相會！既已相遇，便請二弟同回寧夏，以免老父懸望。」牛通道：「我也是來尋二弟的。難道藕塘關近些不走，反走遠路，到你寧夏去麼？」起龍道：「二位老弟！休要爭論。且同住在此，待我的家人探了臨安實信回來，再議也未遲。」三人俱說是「有理。」韓起龍就差人到廟中去，取了宗公子行李來。一面排下酒席。五人坐下，敘談心曲。直飲到月轉花梢，方各安歇。

★ ★ ★ ★ ★

臨安大理獄官倪完，自從岳爺遇害之後，心中好生慘切。過了新年，悄悄帶了家小，收拾行李，逃出了臨安，竟望朱仙鎮而來。

不止一日，到了朱仙鎮上，將家小安置在客寓內。自己擎着岳元帥的遺書，走到營門，對傳宣官道：「相煩通報，說岳元帥有書投上。」傳宣官即忙進

帳稟知。施全道：『快着他進來。』傳宣官出來道：『投書人呢？老爺喚你進去。』倪完跟傳宣官進來，到帳前跪下，將書呈上。施全接書，拆開觀看畢，便大哭道：『牛兄不好了！元帥與公子、張將軍三人，俱被秦檜陷害，死於獄中了！』牛鼻聽了，大叫起來道：『把下書人綁去砍了！』嚇得倪完連聲叫屈。施全連忙止住道：『這是元帥的恩公，爲何反要殺他起來？』牛鼻道：『我只道是奸臣叫他來下書，不知他是元帥的恩人，得罪了！得罪了！』施全又問倪完道：『元帥怎生被奸臣陷害的？』倪完將往事細細直說，說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屈死在風波亭上。施全、牛鼻并衆兵將一齊痛哭。施全叫左右取過五百兩銀子，送與倪完。倪完再三推辭。施全再三相送，倪完只得收了，拜謝出營。到寓中取了家小，自回家鄉去了。

且說牛鼻對衆兄弟道：『大哥被奸臣陷害，我等殺上臨安，拿住奸賊，碎

尸萬段與大哥報仇。」施全却道：「報仇是要報的，然要想個妥當的辦法。」殺上臨安去，「豈不是造反！況且岳元帥的信上，也叫我們不必報仇，因而壞了他的名節。不知諸位高見如何？」牛臯道：「我們不殺了那奸臣，他就要殺我們。」余化龍道：「讓他殺我們，不如自殺！」大吼一聲，拔出寶劍，自刎而死。何元慶也叫一聲：「余兄既去，小弟也來了！」舉起銀椎，向自己頭上朴的一聲，將頭顱打碎，死了。牛臯也要自殺，幸虧施全救住，纔沒有死。

施全收殮余、何二人，哭奠一番，然後與衆人商量：「朱仙鎮已不能久居，應往何處避難，且相機爲國家出力，爲元帥復仇。」吉青道：「不如往太行山去。差人探聽夫人娘兒們消息，再圖報仇，何如？」衆人道：「此言有理。」於是施全、牛臯、張顯、王貴、趙雲、梁興、周青、吉青八個人，帶領三千八百個長勝軍，徑奔太行山而去。

馮忠、馮孝解了岳府家屬，到了臨安，安頓驛中，卽來報知秦檜。秦檜假傳

一道旨意出來，把岳家一門人口，一齊拿往西郊處斬。其時韓元帥正同了夫

人梁紅玉，進京朝見了高宗，尙未回鎮。家將來報知此事，韓夫人就請韓元帥

速去阻住假旨，吩咐校尉不許動手。自己忙忙的披掛上馬，帶領了二十名女

將跟隨，一直竟至相府，不等通報，直至大堂下馬。守門官見來得兇，慌忙通報。

王氏出來接進私衙，見禮坐下。韓夫人道：「快請丞相相見！本帥有話問他。」

王氏見韓夫人怒容滿面，披掛而來，諒來有些兒尷尬，假意回道：「夫君奉旨

進宮去，尙未回來。不知夫人有何見教？」韓夫人道：「非爲別事，只因岳元帥

一事，人人共憤，個個不平。聞得今日又要將他家屬斬首，所以本帥親自前來，

同丞相進宮去，與聖上講話。」王氏道：「我家相公，正爲着此事，入宮保奏去

了。諒必就回。請夫人少待片時。」一面分付丫鬢送上茶來，一面暗暗叫女使

到書房去通知秦檜，叫他只可如此如此。秦檜也懼怕韓夫人，只得連忙收轉

行刑聖旨假意打從外邊進來，見了韓夫人，梁夫人大怒道：『秦丞相你將「莫須有」三字，屈殺了岳家父子二人，還自不甘，又要把他一家斬首，是何緣故？本帥與你到聖上面前講講去。』秦檜連忙陪笑道：『夫人請息怒！聖上傳旨，要斬岳氏一門。下官連忙入朝，在聖上面前再三保奏，方蒙聖恩免死，流發雲南爲民了。』韓夫人道：『如此說來，倒虧你了。』也不作別，一直出府去了。秦檜心中，方把這塊石頭放下。王氏道：『相公難道真個把岳家一門多免死了？倘他們後來報仇，怎麼處？』秦檜道：『這梁紅玉是個女中豪傑，再也惹他不得。倘若行兇起來，我兩人的性命，先不保了！我如今將機將計，將他們充發雲南，我只消寫一封書去送與柴王，就在那邊，把他一門盡行結果，有何難哉！』王氏贊道：『相公此計甚妙。』

★ ★ ★ ★ ★
韓夫人出了相府，來至驛中，與岳夫人見禮坐下，敘了一會寒溫。韓夫人

道：「秦賊欲害夫人一門性命，我到奸賊府中，要扭他去面聖，所以免死，發往雲南安置。夫人且請安心住下，待我明日進朝見駕，一定保留不去。」岳夫人聽了，慌忙拜謝道：「多感夫人盛情。但先夫小兒既已盡忠報國，我又安敢違抗聖旨！况奸臣在朝，終生他變，不如遠去，再圖別計。但有一件大事，要求夫人保留我等耽延一月，然後起身，乃莫大之恩也。」韓夫人道：「却爲何事？」岳夫人道：「別無牽掛，只是先夫小兒輩既已身亡，不知尸骨在於何處。欲待尋着了，安葬入土，方得如願。」韓夫人道：「這個不難。待我在此伴夫人住在驛中，解差也不敢來催促起身。元帥遇害，乃是臘月除夕之事，所以無人知道。不如寫一招紙，貼在驛門首；如有人知得尸首下落，前來報信者，謝銀一百兩；收藏者謝銀三百兩。出了賞格，必有下落。」岳夫人道：「如此也好。但是屈了夫人，如何做得！」韓夫人道：「這又何妨！」隨即寫了招紙，叫人貼了。韓夫人當夜就陪伴岳夫人歇在驛中。說得投機，兩個就結爲姊妹。韓夫人年長爲姊，岳夫

人爲妹。

過得一夜，那王能、李直，已寫了一張報條，貼在招紙旁邊。早有驛卒出來開門，見了，就來向岳夫人討賞，說：『元帥尸首在螺螄殼內。』岳夫人道：『這狗才！大老爺的尸首，既是你藏過，就該早說，爲何遲延？』驛卒道：『不是小人藏的。小人適纔開門，看見門上貼着一張報條，所以曉得。小人揭得在此，請夫人觀看。』夫人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欲覓忠臣骨，螺螄殼內尋。』夫人流淚道：『我先夫爲國爲民，死後還有人來嘲笑。』韓夫人道：『報條上寫得明白，決非奸臣嘲笑。必是仗義之人，見元帥盡忠，故將尸骨藏在怎麼螺螄殼內，賢妹可差人去尋訪尋訪。』岳夫人卽差岳安等四處去查問。有一個老者道：『西湖上螺螄殼堆積如山，須往那裏去看。』岳安回來稟知岳夫人。韓夫人道：『我同賢妹去看，或者在內，亦未可知。』岳夫人道：『只是有勞姐姐不當。』遂一同上馬，帶領一衆家人出城，來到西湖上，果然有一處堆積着許多螺螄。

穀。卽令家人耙開來看，只見有一口棺木在內。岳安上前看時，但見材頭上，寫着張憲的名字。岳夫人道：『既有了張憲的棺木，老爺和大公子二人也必在內了。』叫衆家丁再耙。衆家丁一齊動手，霎時間將螺螄殼盡行耙開，果然露出二口棺木，俱有記號。遂連忙催人搭起篷來，擺下祭禮，合家哭痛。

祭奠已畢，那銀瓶小姐想道：『我是個女兒，不能爲父兄報仇，在世何爲！千休萬休，不如死休。』回頭見路傍有一口大井，遂走至井邊，湧身一躍。夫人聽得聲響，回轉頭來見了，忙叫家人撈救起來，已氣絕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諸葛途中遇岳雷 歐陽獄中救公子

岳夫人見銀瓶小姐投井身亡，痛哭不止。韓夫人亦甚悲傷。闔家無不哀痛。就是那些來來往往行路之人，那一個不讚歎小姐孝烈！韓夫人含淚勸道：「令愛既死，不能復活。且料理後事要緊。」岳夫人即分付岳安，速去置備衣衾棺木。當時收殮已畢。岳夫人對韓夫人道：「今這四口棺木將如何處置？必須尋得一塊墳地安葬，方可放心。賢姊姊索性再待幾日，感恩無盡！」韓夫人道：「這個自然。愚姊要全始全終，豈肯半途而廢？可命家人即於近處尋覓便了。」當時岳夫人即命四個家人在篷下看守，自同韓夫人并衆家屬仍回驛內安歇。

過了兩日，岳安來稟道：「這裏棲霞嶺下，有一塊墳地，乃是本城一位財

主李官人的。他說岳元帥一門俱是忠臣孝子，情願送與岳元帥，不論價錢。只要夫人看得中，即便成交。』岳夫人聽了，即邀韓夫人一同出城，來至棲霞嶺下，看了那塊墳地，十分歡喜。回轉驛中，即命岳安去請李官人來成交。去不多時，李直同了岳安來見岳夫人，送上文契，不肯收價。韓夫人道：『雖是官人仗義，但沒有個空契之理，請略收些，少表微意可也。』李直領命，收下二十金，告辭回去。岳夫人擇定吉日安葬，已畢。

韓夫人送回驛中，已見那四個解官，二十四名解差，催促起身。岳夫人就檢點行李，擇於明日起身。韓夫人又着人去通知韓元帥，點了有力家將四名護送。韓夫人親送出城，岳夫人再三辭謝，只得灑淚而別。韓夫人自回公寓。岳夫人一家自上路去。

這裏秦檜又着馮忠帶領三百名兵卒，守住在岳墳近處巡察。如有來祭

掃者卽時拏下。一面行下文書，四處捉拏岳雷。一面又差馮孝前往湯陰，抄沒岳元帥家產。

★ ★ ★ ★ ★
韓起龍一日正與岳雷等坐在後廳閒話，那上臨安去的家人，打聽得明白，回來見了員外。將秦檜如何謀害，韓夫人如何尋棺，如何安葬，銀瓶小姐投井身亡，岳氏一門已經解往雲南，現在差官抄沒家私，四下行文捕捉二公子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岳雷聽了，不覺傷心痛哭，暈倒在地。衆人連忙將薑湯灌醒。醒來，只是哀哀的哭：「爹爹呀！你一生忠孝，爲國爲民，却被奸臣慘害！一家骨肉，又充發雲南！此仇此恨，何日得報！」起龍道：「事已至此，二弟不可過傷。你壞了身子，難以報仇。」岳雷道：「多承相勸。只是兄弟欲往臨安，到墳前去祭奠一番，少盡爲子之心，然後往雲南去探望母親。」起龍道：「二弟！你不聽見說奸臣差人在墳上巡察！如果有人祭奠的，必是叛臣一黨，卽要拏去問

罪！況且行文畫影，有你面貌花甲，如何去得？」牛通道：「怕他什麼？有人看守，偏要去。若有人來拏你，我自抵當。」宗良道：「不如我們五個人同去，就有千軍萬馬，也拏我不住。」衆人齊聲拍手道：「妙妙！我們一齊去。」韓起龍就分付收拾行李，明日一同起身。不表。

諸葛英自長江分散回家，朝夕思念岳翁，鬱鬱不樂，染成一病而死。其子諸葛錦奉他父親的遺囑，往湯陰去打聽岳夫人消息。走到江都地方，暫住。

★ ★ ★ ★ ★
那一日，岳雷同着牛通、宗良、韓起龍、韓起鳳五個人，一路行至江都，在旅舍中遇到諸葛錦。彼此無意講起，諸葛錦纔知道岳夫人被拏進京。因此諸葛錦就同岳雷、牛通一共六人同往臨安去。

行了一日，到瓜州，已是日落西山。天已晚了，不好過江，且在近處揀一個清淨歇店，住了一夜。天明起身，吃飽了，離了店門，一齊出了瓜州城門。見有一

個金龍大王廟，諸葛錦道：「我們且把行李歇在廟中坐坐。那一位兄弟，先到江邊，叫定了船，我們好一齊過江去！」岳雷道：「待小弟去，衆位可進廟中等着。」

說罷，竟獨自一個來到江邊。恰好有隻船泊在旁邊，岳雷叫聲：「駕長！我要雇你的船過江。要多少船錢？」那船家走出艙來，定睛一看，滿面堆下笑來道：「客人請坐着，慢慢的商量船錢。」岳雷便跳上船，進艙坐下。那船上前有兩個客。船家道：「這兩個客人也要過江的，帶他一帶也好。」岳雷道：「這個何妨！不知二位過江到何處去公幹？」二人流淚道：「我二人要往臨安去上墳的。」岳雷道：「不知上何人之墳？」二人道：「我看兄是外路人，諒說也不妨。我們要去上岳翁之墳的。」岳雷聽了，不知不覺就哭將起來，問道：「二位與先父有何相與？敢勞前上去上墳？實不相瞞：小弟即是岳雷。二公要去，同行正好。」二人道：「你既是岳雷，我二人也不敢相瞞，乃是本州公差，奉秦太師鈞

旨來拏你的。」二人卽在身邊取出鐵鍊，將公子鎖了上岸，進城解往知州衙門裏來。原來此船是本州知州奉了秦檜之命，守候在此，專拿岳飛同志的人。不料這時竟被他們捉住了岳雷。

那知州姓王名炳文，正值升堂理事，兩個公差將岳雷雇船拿住之事稟明。知州大喜道：「帶進來！」兩邊一聲吆喝，將岳雷推至堂上。那知府大喝道：「你是叛臣之子，見了本州，爲何不跪？」岳雷道：「我乃忠臣之子，雖被奸臣害了，又不犯法，爲何跪你？」知州道：「且把這廝監禁了，明日備文書起解。」左右答應，就將岳雷推入監中。

★

★

★

★

★

那衆小弟兄在大王廟中，等了半日，不見岳雷轉來，韓起龍道：「待我去尋尋看，爲何這半日還不來？」大江邊又是死路，走向那裏去了？」起鳳道：「我同哥哥去。」弟兄兩個出了廟門，來至江口，只聽得三三兩兩傳說：知州拏住

了岳雷，明日解上臨安去，倒是一件大功勞！也有的說：可憐岳元帥，一生盡忠，不得好報！也有說是：秦太師太狠毒，韓起龍弟兄兩個聽得明白，慌慌張張回轉廟中，報知衆人。衆人忙著商量救他的辦法。

★

★

★

★

★

岳雷被關在牢中，放聲大哭，大罵秦檜奸臣。我父親在牛頭山保駕，朱仙鎮殺退金兵，纔保得你半壁江山。你却將我父兄三個害死風波亭上！帶哭帶罵，嘮叨不住。誰知驚動了間壁一個人，聽得明明白白，便大喝一聲：「你這一現世寶！」你老子是個好漢，怎麼生出你這個膿包來！這樣怕死，哭哭啼啼的，來煩惱咱老子！」那禁子便道：「老爺不要理他，過了今日一晚，明日就要解往臨安去的。他不曉得老爺在此，待我們去打他，不許他哭就是了。」

此人是誰？原來是覆姓歐陽，名從善，綽號叫做五方太歲，慣賣私鹽，帶些私商勾當。只因他力大無窮，官兵不敢奈何他。又且爲人率直，逢兇不怕，見善

不欺。昔日渡張保過江的，就是此人。因一日吃醉了酒，在街坊與人廝打，被官兵捉住，送往州裏。州官將他監在獄中，那牢子奉承他，便賞他些銀錢。倘若得罪了他，非打卽罵。那些禁子怕他打出獄去，盡皆害怕，所以稱他做「老爺」，十分趨奉他。他倒安安穩穩坐在監房。

那日聽得岳雷啼哭，假意發怒，便對禁子道：「今日是我生日。被這「現世寶」吵得我不耐煩。」就在床頭取出一包銀子，約有二十來兩，說道：「你拏去替我買些雞、鵝、魚、肉、酒、麵、果子，進來慶個壽，也分些衆人喫喫。」禁子接了銀子，到外邊買了許多酒、菜，收拾端正，已是下午。禁子將那些東西，搬到從善面前擺着。從善叫分派衆囚人，又道：「這一個「現世寶」，也拿些與他喫喫。」衆牢子各各分派了，回到房中坐定。歐陽從善與這些牢頭禁子，猜拳打令，直喫到更深，大家多喫得東倒西歪，盡皆睡着。

從善見衆人俱醉了，立起身，拿了幾根索子束在腰間，走過隔壁來，輕輕

的對岳雷道：『我乃歐陽從善。日間聽見你被捉，故設此計救你。』公子稱謝不盡。從善便將公子鑲鎖開了，便道：『快隨我來！』二人悄悄來至監門首，從善將鎖輕輕打落。二人逃出監來，如飛的來至城頭上。歐陽從善解下腰間索子，拴在岳雷腰裏，從城上放將下去。歐陽從善也趁勢一縱，跳下城來。歐陽從善將岳雷送到大王廟，與衆弟兄相見了，各通姓名。岳雷將從善在監中相救之事，說了一遍。衆弟兄十分感激，稱謝不盡。諸葛錦道：『我等不可遲延，速速尋覓船隻過江！恐城中知覺，起兵追來，就費手脚了。』衆弟兄各各稱『是』。一齊回到江口。却見日裏那隻船還泊在江邊，韓起龍跳上船頭，喝聲：『艙公快起來，本州太爺解犯人過江。』那艙公在睡夢裏，聽見吆喝，連忙披了衣服，冒冒失失鑽出艙來。早被韓起龍一把揪住頭髮，身邊拔出腰刀，一刀剝落水去。衆兄弟齊上船來，架起櫓槳，一逕搖過江去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墳 呂巡檢婪贓鬧烏鎮

瓜州城裏，那些牢頭禁子，酒醒來，不見了歐陽從善，慌慌的到各處查看。只見衆犯俱在，單單不見了岳雷。又看到監門首，看見監門大開。這一嚇真個是魂飛天外。忙去州裏報知。知州聞報是越了獄，卽刻升堂，急急點起弓兵民壯，先在城內各處搜尋，那裏有一點影蹤！鬧了半夜，天色將明，開了城門，趕到江口，一望絕無蹤跡。無可奈何，只得回衙，將衆禁子各打了四十。一面差人四處追捉。

★ ★ ★ ★ ★

衆小弟兄渡過了長江，到京口上岸，把船棄了，雇了牲口，望武林一路進發。不一日，到了北新關外，見一招牌上，寫着：『王老店安寓客商。』衆弟兄正

在觀望早有人出店來招接道：「衆位相公要歇，小店儘有潔淨房子。」衆弟兄一齊走進店內，小二早把行李接了，搬到後邊三間屋內安放。衆人舉眼看時，兩兩邊間臥房，安排着三四張床鋪。中間却是一個客座，天然几上，供着一個牌位。諸葛錦定睛看時，却寫着：「都督大元帥岳公之靈位。」衆弟兄吃驚，也不解其意。少停店主人端正酒飯，同了小二搬進來。諸葛錦便請問主人家：「這岳公牌位，爲甚設在此間？」主人道：「不瞞諸位相公，相公是外路客人，不避忌諱。本地人却不與他得知。小可原是大理寺禁子王德，因岳翁爲奸臣陷害，倪獄官也看破世情，回鄉去了。小可想在獄中勾當，不願賺那欺心錢，因此也棄了這行業，幫着我兄弟在此開個歇店。因岳翁遇害，小子也在那裏相幫，想他是個忠臣，故此設這牌位，早晚燒一炷香，略表一點懺悔之意。」諸葛錦道：「原來是一家人，決不走漏風聲的。」指着岳雷道：「這位就是岳元帥的二公子。」王德道：「如此，小人失敬了！小可因做過衙門生意，熟識的多，再

無人查察。衆位相公儘可安身。但是墳前左右，秦太師着人在彼巡察，如要上墳，恐怕難去上墳。只好半夜裏，悄悄前去方可。」諸葛錦道：「且再作商量。」當日弟兄七個在店中宿了一夜。王德又將岳夫人往雲南去等事告訴衆人。天明衆人起來梳洗，吃了早飯，諸葛錦取出三四兩銀子來，對着主人家道：「煩你把祭禮替我們端正好了。我們先進城去探探消息，晚間回來，好去上墳。」王德道：「祭禮小事，待小的備了就是。何必又要相公們破鈔！」岳雷接口道：「豈有此理！勞動已是不當了！」說罷，就一齊出了店門。

進城來，一路東看西看，闖了半日，日已過午。來到一座酒樓門首經過，牛通道：「諸葛哥哥！我肚中飢了，買碗酒喫了去。」衆人道：「我們也用得着了。」七個人一齊走進店門，小二道：「各位相公！可是用酒的？請上樓去坐！」衆人上了樓，揀一個乾淨座頭佔了。小二鋪排下壓酒東西，燙上酒來。七個人直喫到紅日西沈。下樓算還了酒錢，一路望武林門而來。恰恰打從丞相府前經過。

諸葛錦悄悄的對衆人說道：「這裏是奸賊秦檜門首，不要多言快快走過去。」衆人依言，俱嘿嘿的向前走去了。獨有那牛通聽了此言，暗暗自想道：「我正要殺這過奸賊，與岳伯父報讎。今日在此賊門首經過，反悄悄而行，豈有此理！待我進去，除了此賊，有何不可？」想定了主意，挨進頭門。

此時天色已晚，衙役人等，盡皆散去，無人盤問。遠遠望見那門公點火出來上燈，牛通連忙往馬弄內去躲。看見擱着一乘大轎在那裏，牛通就鑽進轎中坐着。直至更深人靜，牛通鑽出轎來，走至裏邊。門戶俱已關上，無處可入。擡頭一看，對面房子，不甚高大，湊着牆邊一棵大樹，遂盤將上去。爬上了屋，望下一看，屋內却有燈光。便輕輕將瓦來揭開，撬去椽子，溜將下來。只見一個人睡在牀上，却被牛通驚醒。正待要喊，牛通上前，照着他兜心一拳。那人疼了，一谷轆滾下牀前，被牛通趁勢一脚踹住胸膛，一連三四拳，早已死了。回頭看那桌上，却有好些爆竹，牛通道：「待我拿些去墳上放也好。」就撈了幾十個，揣在

懷裏將桌上燈剔亮了，四下觀看，滿房俱是流星花礮烟火之物。原來是秦檜的花礮火藥房，叫那人在此做造，施放作樂的。牛通罵一聲：『秦檜奸賊！你在家中這般快活！我那岳伯父拚身捨命，與金人廝殺，纔保全得你半壁江山，你方得如此快活。驀地裏將他害了性命，弄得他家破人亡，連墳都不許上！你若撞在我手裏，活剝了你的皮，方洩我恨！』一面恨，一手將燈煤一彈，正彈在火藥之中。登時烈燄沖天，乒乒乒，竟自燒將起來，牛通大驚，急由原路出來，徑往棲霞嶺去。

那秦檜在睡夢之中，聽得火燒。驚醒起來。說是花礮房失火，急喚起家丁衆人連忙救滅。只燒了他兩間小房。只道是做花礮的遺漏了火，以致燒死，那裏曉得是牛通放的。

★

★

★

★

★

岳雷、諸葛錦一班小弟兄，出城回到店中，却不見了一牛通。岳雷大驚道：

『牛哥不知那裏去了？如何是好！』諸葛錦道：『想也無妨！我們且去墳上等他便了。』店主將三牲祭禮搬將出來。衆弟兄收拾齊備，着兩個伙計擡了，一齊出門，望棲霞嶺而來。

到得墳前，牛通也已來了。岳雷問道：『牛兄！你往何處去了？使我們好着急！』牛通將私入相府，誤燒火藥房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韓起龍道：『也好！也好！』雖未報讎，只算先送個信與他。』

衆人就將祭禮擺下。岳雷哭奠一番，衆人然後一個個拜奠。岳雷跪在傍邊回禮，十分悲痛，一陣心酸，不覺暈倒在地。宗良正在地焚化紙錢，牛通心中想起：『我方纔在奸賊家裏，拿得些爆竹在懷裏，何不放了。』便向胸前去摸將出來。歐陽從善一手就接過來，點上藥線就放。起龍、起鳳俱是後生心性，各人取來放起。一時間烘天震響起來。

那秦檜原差馮忠領二百名軍兵在岳爺墳上左右巡察。如有人來私祭者，即便拿去究問。馮忠在墳上守了許多日子，並不見人來祭奠，因此把人馬紮住在昭慶寺前。這一晚聽得花礮震響，恰正是這脚風色，連忙點起人馬，迎着風唿哨而來。諸葛錦道：『有兵來了。快快走罷！』衆弟兄俱望後山逃走。性急慌忙，却忘了岳雷還睡在墳上。那馮忠趕到墳上，並無一人，但見擺着祭禮。再將燈火照着，却見地下睡着一人，上前細認，與畫上面貌一般無異。馮忠大喜，便將他用繩捆了，放在馬鞍上，好不歡喜。分付三軍回營，離了岳墳，往昭慶寺而來。來至湖塘上，岳雷已悠悠醒轉，開眼看時，滿身繩索，已知被人拿住，吃了一驚，不敢出聲。

那馮忠得意揚揚，坐在馬上。來到一棵大樹旁邊經過，因樹枝繁茂，低遮礙路，把頭一低，在樹底下鑽過去。岳雷頓生一計，把雙脚鉤住在樹上，用力一蹬，馮忠、岳雷連人帶馬一齊跌下湖中。衆軍士見主人跌下水去，一齊上前撈

救。一時間那裏撈得著！等到慢慢的把馮忠撈起，他已喫了一肚子水，眼見得不活了。

岳雷却從湖中爬起，在黑暗中走了一回，已走到了烏鎮，來到一家門首，門兒半掩，裏面透出燈光。岳雷走上前去，把門一推，原來是老夫婦二人，在那裏磨豆腐。岳雷叫聲：『老丈！望乞方便，搭救這個。』老者出來，見岳雷渾身透溼，便問：『小客人爲何這般光景？』岳雷道：『小子是異鄉人，因遇着強盜，劫了行囊，跳入河中，逃得性命，有火借烘烘衣服。』那老者道：『可憐可憐！如此青年，也不該獨自一個出門。快進來！灶內是有火的，可坐在那邊去。』又叫婆子：『你可去取件衣服與他換了，脫下來好烘。』那婆子就取出乾衣服與岳雷換了。岳雷感謝不盡，一面烘衣，一面問：『老丈尊姓大名？』老者道：『老漢姓張，本是湖州府城裏人氏。今年五十六歲，沒了兒子，我兩口兒，將就在這烏鎮市上，做些豆腐過活。不知小客人從何處來？因何遇了強盜？』岳雷假說道：

「小子也姓張，湯陰人。因往臨安探親，在船上遇着強盜。」張老道：「湯陰有個岳元帥，算得是大英雄，虧他保全了當今皇帝，可惜被奸臣害了！如今還在拿他的子孫哩！」

二人說說談談，不覺天已明了。張老舀了一碗豆腐漿，遞與岳雷道：「小客人可先吃些擋寒。」岳雷謝了，接過來正喫，只見有兩個人推門進來，叫聲：「張老兒？有豆腐漿，舀兩碗來喫！」張老舉眼看時，却是本鎮巡檢司內的兩個弓兵：一個趙大，一個錢二。張老連忙舀兩碗豆腐漿與他，掇條凳子，說：「請二位坐下。」二人一面喫，却看見岳雷，便問張老道：「這個後生，是那裏來的？」張老暗想：「衙門中人，與他多纏什麼帳？」就隨口答道：「是我外甥。」趙大、錢二人喫了豆腐漿，丟了兩個錢，走出門來。趙大對錢二道：「從未見張老有什麼親眷來往。我看這個人，正與岳雷圖形無異。我們何不轉去盤問他個細底？倘若是岳雷，將他解上去，豈不得了這場富貴？」錢二道：「有理。」兩個轉進

店中問道：『你這外甥，却是何處人，姓甚名誰，爲甚往常從不提？』張老道：『他叫做張小三，因他住得遠了，所以不能常來看我。』趙大大喝道：『放你驢子屁！你姓張，那有外甥也姓張？明明是岳雷，還要賴到那裏去？』岳雷道：『既被你們識破，任憑你拿我去請功，何妨？』趙、錢二人大喜，上前拿住，就叫攏地保左右鄰舍俱到。趙、錢二道：『這個是朝廷要犯，在此拿住，你們俱要護送，若有疎失，你們多有干係！』衆人道：『自然自然，我們相幫解去。』趙大道：『這張老兒窩藏欽犯，假說外甥，也要帶到衙門去的。』張老道：『他說是被盜落水，到此借烘烘衣服，實是不知情的。』錢二道：『不相干，你自到當官去講。』不由分說，拖了他就走。張老着了急，便叫道：『二位不要囉唆，我家中銀子，實沒有分文；只養得一窩小豬在後頭，拿來奉送與二位，不要我到官，感恩不盡！』趙、錢二還要做腔做勢，地保鄰舍俱來替他討情，二人方纔應允。叫張老把小豬替他趕到他家裏去，遂同地保等將岳雷解到巡檢司來。

巡檢是個蘇州人，姓呂，名柏青，最是貪賊刁惡之人。聽說是捉住了欽犯，連忙坐堂。趙大、錢二同着地保等一齊跪下，稟說是：「岳雷在那裏買豆腐漿喫，被小的們盤倒，故此協同地保鄰里一齊擒獲。」巡檢道：「既是岳雷，自認不諱，不必審問。且將他鎖在後堂，打起一輛囚車來，備文起解。你二人再來領賞。」又吩咐衙役去傳諭各鎮百姓說：「我老爺拿了岳雷，十大功勞，朝廷必然加官封爵。你們衆百姓，須要家家送禮物慶賀。」衙役領命，忙忙的去，做囚車，將岳雷囚了。又分頭去傳諭百姓，俱紛紛的來送禮不絕。

★

★

★

★

★

那邊衆弟兄那晚上墳，聽得人喊馬嘶，連忙往後山逃走，到僻靜處，不見了岳二公子。衆人大驚道：「方纔二兄弟哭倒在墓旁，必然被人馬拿去了。如何是好！」當夜也無法可想，只得一齊回轉店中暫住。後來傳聞岳雷在烏鎮被捉，就辭別了王德，連夜望烏鎮而來。

到得鎮上衆人腹中飢餓走進一箇飯店來喫飯但見市鎮上來來往往也有拿着盒子的，也有捧着酒菓的，甚是熱鬧。諸葛錦便問店小二道：『今日鎮上有甚事情，這等熱鬧？』小二答道：『只因本鎮巡檢呂老爺，拿住了一箇欽犯，叫做岳雷，要鎮上人家送禮慶賀，故此熱鬧耳。』諸葛錦道：『原來爲此。那巡檢是我們的鄉親，也該去賀賀纔是。』便摸出五六兩銀子，替店家回了一個封筒，封好了，算還了飯錢，跟着衆人來到巡檢衙門。

那巡檢正坐在堂上，看着兩個書吏收禮登簿。諸葛錦等六人，跟了百姓，竟到堂上，見了巡檢，深深作揖，送上賀禮。韓起龍道：『我們六人，俱是外路商人，在此經過，聽得老爺捉了岳雷，解上京師，老爺定然榮陞，故此湊得些賀禮，特來叩賀叩賀。但是商人們聽路上傳聞，說：『那岳雷腦後有一隻眼睛，不知果然否？』那巡檢一眼見那禮物沈重，好生歡喜，便道：『難得你們好意！一個人那裏腦後有眼的？豈不是妖怪！就在後堂，列位何不進去看看！』六個人七

張八嘴道：「既是老爺叫我們看，也讓我們見識見識，極好的了。」

巡檢就叫衙役：「領他六位進去。看看就出來。不許衆人進去囉喲。」那六個弟兄，那裏等他說完，遂一齊擁到後堂，叫聲：「岳雷在那裏？」岳雷看見衆弟兄俱來，便高聲道：「在這裏！」便把雙足一蹬，囚車已散，將手銬扭斷。衆弟兄各去搶根排棍竹片，亂打出堂來。

★ ★ ★ ★ ★

那呂巡檢見不是頭，慌忙要躲時，早被歐陽從善提起案上籤筒，望他頭上一下。可憐呂巡檢，賀禮不曾收用分文，早已腦漿迸裂，死於地下。衆書辦衙役，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四散飛跑。

衆弟兄打出巡檢衙門來。那些市鎮上人，那個肯出頭惹禍，家家把門關上，由他七個人安然無事。走了二十餘里，天已昏黑。舉眼一望，七個人齊叫一聲：「前面白茫茫一片汪洋！不道來到這個所在！」

不知衆弟兄怎生脫離此難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牛公子慷慨規父 柴娘娘恩義待仇

那時衆弟兄急急忙忙走到一個所在，白茫茫一帶無邊無際，原來是太湖邊上。天又昏黑，又無船隻，好不驚慌。只得沿着湖邊一路下來，見幾枝綠楊樹下，繫着四五隻漁船，前面又有幾隻大官船。那兄弟七人走近船邊，諸葛錦叫聲：「駕長！我們是臨安下來，要往京口去的。貪走了幾里路，無處歇宿。煩你渡我們過湖，多將銀錢送你。」那漁翁道：「天色晚了，過不得湖。」岳雷道：「天既昏黑，又無宿店，沒奈何，就借你船裏坐坐，等到天明罷。」漁翁道：「我們船不便。」用手一指道：「你再走去，不到半里路，這一帶林子裏，有個湖山廟，倒可借宿得一宵。」

岳雷謝了，就同衆人到得林子內一看，果然有個古廟。旁邊還有一二十

間草房俱是漁戶住家之所。諸葛錦道：『你們且站着待我先去說明了休得大驚小怪。』衆人依言就在樹林下立着。諸葛錦走到廟前，把門敲了三下。裏邊走出一個老道來，開門問道：『是那一個？』諸葛錦深深作了一揖，說道：『小可弟兄們自臨安買賣回來，貪趕路程，失了宿頭，特來借宿一夜，明日過湖。望乞方便。』那老道人道：『這個不妨！但是荒涼地面，誠恐褻慢。』諸葛錦道：『說那裏話！勞動已是不當了！』把手一招，兄弟們一齊進廟，各各與老道人見禮畢。

忽然殿後邊走出一個人來，將衆人細細一看，對岳雷道：『這位官人，可是岳二公子麼？』岳雷道：『我是姓張，不曉得什麼岳二公子。』那人道：『二公子！你不要瞞我。我非別人，乃是元帥的家將王明。一同四個人，隨了大老爺進京。到得平江，就被校尉拿了，把王橫砍死。我們四人各自逃難。我到此間，恰遇着我那哥哥，就在此廟裏安身。我今日在鎮上買辦香紙，聽得呂巡檢拿住

二公子，明日解上臨安；因此我糾合衆人駕着漁船，俟等他來時搶劫。你的相貌，宛然與大公子一般，況且圖形上一些不差。不知二公子爲何到此？」岳雷聽了，不覺兩淚交流。便把前後事情，細細說明。王明便道：「二公子且免悲傷。現今秦檜又差馮孝往府中抄沒家私，裝着幾船，今日正泊在這裏過夜。我們想個方法，叫那奸臣不得受用我們的東西方好。」衆人聽了，俱各大怒道：「我們就去把那些狗奴殺個乾淨。」諸葛錦道：「不必莽撞。我們只消如此，萬無一失。」衆人大喜，各人準備。王明端正夜膳，與衆人飽食一頓。

挨至二更時分，來至湖邊。王明照會小船上漁人，將引火之物，搬上小船。一齊搖至大船邊，輕輕的，將船纜砍斷，慢慢的拖至湖心。將引火之物點着，拋上大船，趁着湖風，盡皆燒着。可憐滿船之人，走頭無路，有的跳出火中，也落在湖內淹死。衆人立在小船上面，看得好不快活。直看到船已燒完，衆人方纔搖着自己的船回岸來。明日地方官免不得寫本申奏朝廷，行文緝獲。

衆弟兄回轉廟中，已是五更將盡。宗良道：「如今墳已上了，馮忠淹死了，馮孝燒死了。二弟還是往那裏去好？」岳雷道：「我母親兄弟等一門家屬，俱流往雲南，未卜生死。我意下竟往雲南去探問何如？」牛通道：「二兄弟既是
要往雲南，我們衆人多一齊同去罷！」諸葛錦道：「不可造次！此去雲南甚遠，況且二兄弟畫影圖形，捉拿甚緊，如何去得？我前日一路來時，聞得人傳說：牛
鼻叔叔在太行山聚有數千人馬，官兵不敢追剿。我們不如前往太行山，向牛
叔叔那裏借些人馬，往雲南去探望伯母，方爲萬全。」牛通道：「吓！我一向不
知他在何處。原來依舊在那裏做强盜，快活受用！待我前去問他，爲什麼不領
兵來與岳伯父報仇？」當時衆人議定了主意，明天王明將衆兄弟的行李，搬
上小船。另將一船，把向日收得岳元帥那匹白玉駒，并那口寶劍，送還岳雷。衆
人上船渡過太湖，直到宜興地方上岸。王明拜別了二公子，仍舊回太湖去了。

這回弟兄七人，把那行李一總拴縛在馬上，一齊步行。不敢出京口舊路，遠遠的轉到建康過江，望太行山一路而來。

★ ★ ★ ★ ★

一日來到太行山下，只聽得一棒鑼聲，走出二三十個嘍囉攔住，叫道：「快拿出買路錢來！」牛通上前大喝一聲：「該死的狗強盜！快快上山去，叫牛臯來見太歲。若是遲延，叫你這狗強盜一窩兒都要死。」嘍囉大怒，罵道：「黃毛野賊！如此可惡！」方欲動手，岳雷上前道：「休得動手；我乃岳雷，特來投奔大王的。相煩通報。」那些嘍囉聽得說是岳雷，便道：「原來是二公子！大王日日想念！差人各處打聽，並無消息。今日來得恰好！」就飛奔上山通報。牛臯大喜，隨同了施全、張顯、王貴、趙雲、梁興、吉青、周青一齊下山迎接。岳雷和衆人相見過了，一同上山來到分金亭上，各各通名見禮。牛臯便問起從前一向事情。岳雷將一門拏至臨安，幸得梁夫人解救，發往雲南，又將上墳許

多苦楚，說了一遍。牛臯聽了，大哭起來。牛通怒哄哄的立起身走上來，指着牛臯大喝道：『牛臯！你不思量替岳伯父報仇，反在此做强盜快活！叫岳二哥受了許多苦楚！今日還假裝哭什麼！』牛臯被兒子數說了這幾句，倒也無話回答。岳雷道：『姪兒欲往雲南去探望母親，因路上難走，欲向叔父借兵幾千前去，不知可否？』牛臯道：『我們正有此心。賢姪且暫留幾日，待我打造白盔白甲，一同起兵前去便了。』一面吩咐安排酒席，請衆弟兄飲至更深方散。送往兩邊各寨安歇。

★

★

★

★

★

岳太夫人一門家眷，跟着四箇解官，二十四名解差，一路往雲南進發。一日已到南甯地方。那南甯，却就是如今的貴州貴陽府。當初宋朝却叫做南甯州，就是柴王的封疆。自從柴桂在東京教場中，被岳翁挑死，他的兒子柴排福就蔭襲了梁王封號，鎮守南甯。因得了秦檜的書信，曉得岳氏一門到雲南，必

由此經過，叫他報殺父之仇。那柴排福就領兵出鐵爐關，在那巴龍山上把住。差人一路探聽消息。那日岳夫人到了巴龍山下，一派荒涼地面，又無宿店，只得打下營寨，埋鍋造飯。那探子連忙報上巴龍山。

柴排福聽報，就上馬提刀，帶了人馬飛奔下山，直至營前，大聲喊道：「誰來見我？」這邊家將慌忙進來通報。岳太夫人好不驚慌！張英道：「太太放心！待小人去問他。」張英提棍出營，把手中渾鐵棍一擺道：「這位將軍，到來何幹？」那柴排福道：「岳飛與孤家有殺父之仇，今日狹路相逢，要報昔日武場之恨。你們一門男女，休要想活一箇。你是他家何人，敢來問我？」張英道：「我乃濠梁總兵張保之子張英是也。我家元帥被奸臣陷害，已死於非命，又將家眷充發雲南。就有仇怨，也可釋了！望王爺放一條路，讓我們過去罷！」柴王道：「胡說！殺父之仇，如何肯罷？你既姓張，不是岳家親丁，快把岳家一門送出，孤家便饒你。不然，也難逃一命。」張英大怒道：「你這狗頭，我老爺好好對你說，

你不肯聽我。不要走，吃我一棍。」便掄起渾鐵棍打來，柴王舉刀來迎。刀來棍格，棍去刀迎，來來往往，戰了百十來箇回合。張英的棍只望下三路打，柴王的刀在馬上望下砍，十分費力。兩人又戰了幾合，看看日已沉西，柴王喝道：「天色已晚，孤家要去用飯了。明日來取你的命罷。」張英道：「且饒你多活一宵。」柴王回馬上山。

張英回身進寨，岳太太便問道：「却與何人交戰？」張英道：「是柴桂之子。因當年先太老爺在武場中，將他的父親挑死，如今他襲了王位，要報前仇。小人與他戰了一日，未分勝負，約定明日再定輸贏。」岳太太聽了，十分悲切。

★

★

★

★

★

次日，柴王領了人馬，又到營前討戰。張英帶了家將出營，也不答話，交手就戰。正是棋逢敵手，又戰了百十合。柴王把手一招，三百人馬一齊上來捉張英。這裏衆家將，亦各上前敵住，混殺一場。張英一棍，正打着柴王坐的馬腿上，

那馬跳將起來，把柴王掀在地下。張英正待舉棍打來，幸得柴王人多，搶得快，敗回上山。柴王坐下喘息定了，便吩咐衆軍士小心牢守。『待孤家回府去，多點人馬，出關拏他。』衆軍得令，守定鐵爐關，不與交戰。

柴王飛騎進關，回轉王府來，至後殿，老娘娘正坐在殿中，便問：『我兒！你兩日出關，與何人交戰，今日纔回？』柴王道：『母親！昔日父王在東京搶奪狀元，却被岳飛挑死，至今尙未報仇。不意岳飛被朝廷處死，將他一門老小，流徙雲南。孩兒蒙秦丞相書來，叫孩兒將他一門殺盡，以報父王之仇。如今已到關外，孩兒與他戰了兩日，未分勝敗。因此回來，多點人馬出關，明日務要擒他。』那柴娘娘聽了，便道：『我兒不可聽信奸臣言語，恩將仇報！』柴王道：『母親差矣！那岳家與孩兒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怎麼母親反說恩將仇報！』娘娘道：『吾兒當初年幼，不知其細。你父親乃一家藩王，爲何去大就小，反去搶奪狀元？乃是誤聽了金刀王善之語，假意以奪狀元爲名，實是要搶宋室江山。所』

以你父死後，王善起兵謀反，全軍盡沒。你父親在教場中，以勢逼他，岳飛再三不肯。况當日倘然你父亦與王善一樣，你我的身命，亦不能保，怎得箇世襲王位！况我聞得岳飛，一生爲國爲民，那秦檜奸賊，欺君誤國，將他父子謀害，又寫書來叫你害他一門性命。你若依附奸臣，豈不罵名萬代麼！柴王道：「孩兒原曉得秦檜是奸臣，因爲要報父仇，故爾要殺他。若非母親之言，險些誤害忠良！」娘娘道：「我兒明日可請岳夫人進關，與我相見。」柴王道：「謹依慈命。」當晚無話。

柴王出關，單人獨騎，來至營前，對家將道：「孤家奉娘娘之命，特來請岳太夫人到府中相會。」家將進來稟知夫人，衆人齊道：「太太不可聽他！那奸王因兩日戰張英不下，設計來騙太太。太太若去，必受其害。」太太道：「我便拚却一死，以成先夫之名罷了！」衆家將那裏肯放岳夫人出去。正在議論紛紛，忽見解官來報道：「柴老娘娘親自駕車來到，特來報知。」岳老夫人聽了，

慌忙出營。一衆家將跟着張英，左右扶着岳太太出營來。恰好柴王扶着柴娘
娘下車，岳夫人連忙跪下，口稱：「罪婦李氏，不知娘娘駕臨，未得遠迎，望乞恕
罪！」柴娘娘慌忙雙手扶起道：「小兒誤聽奸臣之言，驚犯夫人，特命他來迎
接，到敝府請罪。恐夫人見疑，爲此親自來迎。就請同行，切勿推却。」岳夫人道：
「既蒙恩德，不記前仇，已屬萬幸，焉敢有屈鳳駕來迎！罪難言盡！」柴娘娘道：
「你們忠義之門，休如此說。」就挽了岳夫人的手，一同上車。又令柴王同各
位公子男婦人等，一齊拔營進關。

來到王府，柴王同衆公子在前殿相見。柴娘娘自同岳太太、鞏氏夫人進
後殿，見禮分賓主坐下。柴娘娘將秦檜寫書來叫柴王報仇之事，細說了一遍。
岳夫人再三稱謝。柴娘娘又問：「岳爺如何被奸臣陷害？」岳夫人將受屈之
事，細說一番。柴娘娘聽了，也不覺心酸起來。

不一時，筵席擺完了，請岳夫人、鞏夫人入席。柴王另同各位小爺，另在百

花亭飲晏。柴娘娘飲酒中間，與岳夫人說得投機，便道：「老身久慕夫人閨範，今天幸相逢，欲與結爲姊妹，不知允否？」岳夫人道：「娘娘乃金枝玉葉，罪婦怎敢仰攀！」柴娘娘道：「夫人何出此言！」隨叫侍女們擺起香案來，兩人結拜爲姊妹。柴娘娘年長爲姊，岳夫人爲妹。又喚柴王來拜了姨母。衆小爺亦各來拜了柴娘娘。重新入席飲酒，直至更深方散。打掃寢室，送岳夫人婆媳安歇。衆家將、解官等，自有那柴王的家將們料理他們在外廂安置。

次日，柴王稟岳夫人道：「姨母往雲南去，必定要由三關經過。鎮南關總兵名黑虎，平南關總兵巴雲，盡南關總兵石山，俱受秦檜囑托，要謀害姨母。况一路上高山峻嶺，甚是難走。姨母不如且住在這裏，待姪兒將些金銀買囑解官，叫地方官起角回文，進京復命便了。」岳夫人道：「多蒙賢姪盛情，感激非小！但先夫小兒既已盡忠，老身何敢偷生背旨！憑着三關謀害，老身死後，也好相見先夫於九泉之下也！」柴娘娘道：「既是賢妹立意要去，待愚姊親自送

你到雲南便了。』岳夫人道：『妹身身犯國法，理所當然。怎敢勞賢姐長途跋涉！決難從命。』柴娘娘道：『賢妹不知：此去三關，有愚姐相送，方保無虞。不然，徒死於奸臣之手，亦所不甘！』柴王道：『母親若去，孩兒情願一同到彼，看看那裏民情風俗，也不枉了在此封藩立國。』柴娘娘大喜道：『如此更妙了。你可即去端正。』柴王領命，來到殿上，齊集衆將，吩咐各去分頭緊守關隘。一面整備車馬，點齊家將。到次日一齊往雲南進發。

一路上早行夜宿，非止一日。那三關總兵，雖接了秦檜來書，欲要謀害；無奈柴王母子，親自護送，怎敢動手！一路平安。直到了雲南一路，將文書并秦檜的諭帖，交與土官朱致。那朱致備了回文，并回覆秦檜的稟帖，另備的盤費儀禮，打發解官解差回京。

朱致見岳夫人等是柴王伴送而來，怎敢輕慢！不但不難爲他們，而且把

衙門中好的房子讓出來給他們住。飲食都供給得十分周到。岳夫人想不到有這日。但是岳雷避難甯夏，消息全無，心中不免掛念。一日偶然和岳霆說起。岳霆便道：「母親何必愁煩！待孩兒前往甯夏去探箇信息回來便了。」岳夫人道：「你這點小小年紀，路程遙遠，倘被奸臣拏住，又起風波，如何是好！」柴王接着道：「姨母放心！並無圖形，誰人認得！若說怕人盤問，待姪兒給一紙護身批文與他，說是往甯夏公幹，一路關津，便無事了。」岳夫人道：「如此甚妙。」三公子便去收拾行李。到次日辭別太太，并柴老娘娘，和衆小弟兄。岳夫人吩咐：「若見了二哥，便同他到此地來，免我記念。一路須當小心！凡事忍耐，不可與人爭競。」三公子領命，拜別起身，離了雲南，進了三關，望甯夏而來。

★

★

★

★

★

那邊太行山牛臯，打造盔甲器械，諸事齊備，便發兵三千，給二公子帶往雲南。中軍打起一面大旗，上面明寫着「雲南探母」四箇大字。岳雷別了牛

臯和衆叔伯等，同了牛通、諸葛錦、歐陽從善、宗良、韓起龍、韓起鳳，共是七人，帶領了三千人馬，俱是白旗白甲，離了太行山，望雲南進發。牛臯又發起馬牌，傳檄所過地方，發給糧草，如有違令者，即令人馬征剿。那些地方官，也有念那岳元帥忠義的，也有懼怕牛臯的，所以經過地方，各各應付供給。在路行了數月，並無阻擋。五月盡邊，早已到了雲南。

欲知他們到了雲南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岳霆沿路遇英雄

余雷負氣打擂臺

岳雷等到了雲南，岳雷已探知母親與柴王母子，在土官衙內一同居住。便將人馬安頓，同了衆弟兄一齊進關。來到土官衙見了母親嫂嫂，并各位兄弟，將前事細說了一遍。又引衆弟兄拜見了岳太夫人。太夫人甚喜。命拜謝了柴娘娘。柴娘娘命柴王到後堂與衆人相見，就結拜做弟兄。岳雷問道：「三弟因何不見？」岳夫人道：「我因很記念你，在一月之前，打發他到甯夏來尋你了。」岳雷道：「三弟年紀幼小，路上倘有疎失，如何是好！」柴王道：「二弟兄不須愁慮，我有護身批文與他，只說往甯夏公幹，路上決無人盤問的。」岳雷聽了，方纔放心。當日柴王大排筵席，與衆弟兄開懷暢飲，直吃到夜深，各人安置。這一班小英雄，自此皆在化外住下。

那三公子岳霆，一路上果然驗了護身批文，並無人盤問，安安穩穩，直到甯夏。問到宗方府中，傳宣官進去通報。宗方吩咐請進相見。三公子進內見了宗方，雙膝跪下，將岳太夫人書札呈上。宗方接書，拆開觀看，就用手扶起三公子。便問：「賢姪！一向令堂好麼？」岳霆即將前後事情，細細訴了一遍。宗方道：「你哥哥並不曾來。我因心下也十分記念，故此叫我孩兒宗良前去尋訪，至今也無音信回來。前日有細作來說：報你哥哥在臨安上墳，到烏鎮殺了巡檢，共有六七口人往雲南去了。我已差人前去打聽。賢姪且在我這裏住幾日，等打探人回來，得了實信，再回去稟覆令堂便了。」岳霆道：「多感老伯父盛情。但姪兒提起上墳，意欲也往臨安去祭奠一番，稍盡爲子之心。」宗方道：「賢姪要去上墳，乃是孝心。怎好阻擋你！但奸臣在朝，如何去得也罷！你可假裝作我的孩兒，方可放心前去。」公子應允。當日設宴款待。過了一夜。次日，宗方點

了四名家將，跟三公子同上臨安。『路上倘有人來盤問，只說是我的公子便了。』岳霆拜謝。宗方又再三囑咐：『路上須要小心！』三公子拜別，出衙上馬，四個家將騎馬跟隨。

上路一日，來至一座山前，但見大松樹下，拴着兩匹馬，石上坐着兩位好漢：一個旁邊地上插着一桿鑿金槍，生得面如重棗，頭帶大紅包巾，身穿腥紅袍，年紀不上二十歲。一個面如藍靛，髮似硃砂，膀闊腰圍，頭戴藍包巾，身穿藍戰袍，年紀二十三、四光景。旁邊石壁上，倚着一柄開山大斧。岳霆剛走到面前，那二人把手一招，說道：『朋友！何不在此坐坐？我們打夥同行，如何？』岳霆見那二人相貌雄偉，料不是常人，便下馬道：『如此甚好。』二人立起身來見禮。三個俱在石上坐定，岳霆便請問：『二位尊姓大名？今欲何往？』那紅臉的道：『在下姓羅名鴻。因我生得臉紅，沒有鬚鬚，那些人就起第一個渾名，叫火燒靈官。乃湖廣人氏。』那藍臉的道：『在下姓吉名成亮，乃河南人氏。人見我生

得臉青紅髮，多順口兒叫我做紅毛獅子。今要往臨安去上墳的。」岳霆又道：「羅兄貴處湖廣，吉兄又是河南，爲何墳墓反在臨安？」羅鴻道：「兄長有所不知：家父叫做羅延慶，吉兄令尊叫做吉青，皆是岳元帥的好友。只因岳老伯在朱仙鎮上，被奸臣秦檜連發十二道金牌，召回臨安，將他父子害了性命，家父氣憤身亡。吉叔叔不知去向。今我二人奉母親之命，往臨安去上岳伯父的墳。」岳霆聽了，大哭道：「原來是羅、吉二位兄長！待小弟拜謝。」二人急問道：「兄長是他家何人？」三公子道：「小弟乃岳霆是也。」就把流到雲南，奉母命，往甯夏訪問二哥岳雷，見過了宗叔父，今要往臨安去上墳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又道：「今日相逢，實出萬幸！如今同了二位哥哥前往臨安，可保無事。」三人大喜，便一路同行。

一日來至一座大樹林中，只見一個人面如火神，髮似硃砂，身長體壯，手提大砍刀，立在樹林前。見了岳霆等三人，便迎上前來，把手中刀一擺，大叫道：

『快拏買路錢來』羅鴻上前道：『你有甚麼本事，擅敢要我們的買路錢？』那人道：『不用多講，若無買路錢送爺爺，休想過去。』岳靈聽了大怒，把手中槍緊一緊，劈心刺來。那人用手中大刀招架。來來往往，戰有三四十個回合。羅鴻上前，把手中鑿金槍架住二人的兵器，說道：『朋友！你的山寨在於何處？我們一路行來，實在肚中飢餓了，你也該留我們吃頓酒飯，再與你戰。』那人道：『我那裏有甚麼山寨？只因要往一個地方去，身邊沒有了盤費，故在此收些買路錢做盤費。那有酒飯與你們吃！』吉成亮道：『你說要往那裏去？且與我們說知。』那人道：『我因要往臨安去，上岳元帥的墳。你們身邊若有銀錢，快送些與我，省得我來動手。』岳靈忙叫道：『好漢！你與岳家是何親戚，要上去他的墳麼？』那人道：『我就說與你聽，何妨？我姓王名英，綽號小火神。先父王貴，乃是岳元帥的好朋友。我奉了母親之命，到岳伯父墳上去走走。』岳靈聽說，慌忙下馬道：『原來是王家哥哥！小弟不知，多多得罪。』王英亦拱手問。

道：『兄是他家何人？』岳霆道：『小弟乃岳元帥第三子岳霆便是。』王英道：『原來就是岳家三弟！又問羅吉不知這二位高姓大名？』羅吉二人，亦下馬相見，各通了姓名。家將就讓了匹馬，與王英坐了。

同行了數日，已到了海塘上。遠遠望見一個大漢，身長二丈，搖搖擺擺的走來。吉成亮叫聲：『羅哥！你看那邊有個長子來了，我們將馬沖他下塘去，耍他一耍。』羅鴻道：『有理。』二人遂將馬一逼，加上兩鞭，跑將上去。那大漢見馬沖到面前，便將雙手一攔，那兩匹馬一齊倒退了十餘步。那人就向腰邊取出兩柄鐵鎚來，擺一擺，喝聲：『誰人敢來嘗我鐵鎚！』二人見那人力能倒退雙馬，手中鐵鎚，足有巴斗大，甚是心慌。那岳霆就下馬來，上前一步，叫聲：『老兄息怒。我們因有些急事，故此誤犯虎威，真正得罪了！幸勿見怪！』那人便收了鎚，說道：『你這位朋友，還有些理數，看你面上罷了。我對你說：我如今要往臨安去，代一個人報仇。他那裏千軍萬馬的地方，我尚且不懼，何況你這幾個

毛人」岳霆道：「如此說來，是位好漢了！請教尊姓大名？」那人道：「我姓余名雷，因我生得臉上不清不白，人都順口兒叫我做烟熏太歲。」岳霆聽了，便道：「長兄的令尊，莫非是余化龍麼？」余雷道：「先父正是余化龍。朋友何以認得？」岳霆道：「小弟就是岳霆，這位是羅兄，那位是吉兄，此位是王兄，都是各位叔父之子。」余雷大喜。岳霆就招呼三弟兄下馬，各各相見行禮。余雷便問：「三弟要往何處去？」岳霆將「父兄被秦檜陷害，母親流徙雲南，如今奉母命，往甯夏探望二哥。誰知二哥未曾到彼，小弟不會會着。如今同這三位弟兄，也要到臨安去上墳。」余雷道：「伯父被奸臣害了，先父因報仇不遂，自刎而亡。我今欲到臨安觀個方便，將這奸臣刺殺，替伯父父親報仇。今日幸遇三弟，正好同行。衆人大喜，遂到驛馬行內，雇了一口脚力，同余雷一路而行。」

行了數日，已到武林門外，揀一個飯店歇下。吩咐家將，打發了雇來的牲口，將自己的馬匹，牽在後邊園內養了。店主人送夜膳進來，便問道：「客官們

到此，想必來是看。「打播臺」的了？」余雷問道：「我們俱是在江湖上販賣雜貨的客商，却不曉得這裏打甚麼「播臺」。倒要請教請教。」那店主人道：「我這裏臨安郡中，有個後軍都督，叫做張俊。他的公子張國乾，最歡喜武藝。數月前，來了兩個教師：一個叫做戚光祖，一個叫做戚繼祖。他弟兄兩人，本是岳元帥麾下統制官戚方的兒子。說他本事高強，張公子請他來，學成武藝。在昭慶寺前，搭起一座大「播臺」，要打盡天下英雄。已經二十餘日，並無敵手。客官們來得湊巧，這樣會，也該去看看。」

那店主人指手劃腳，正說得高興，只聽得小二來叫說：「有客人來安寓，快去招接。」店主人聽得慌忙的去了。不多時，只見小二搬進行李，店主人引將三個人來，就在對門房內安頓着。聽得那三人問道：「店家這裏的「播臺」，搭在那裏？」店主人答應：「就在昭慶寺前。客官可要去看麼？」那三個人道：「什麼看！我門特來與他比比手段的。」店主人道：「客官若是打得過他，倒

是有官做的！』內中一人道：『那個要什麼官做！打倒了他，也叫衆人笑笑。』店主人笑着自去了。

余雷道：『這三個說要去打「播臺」，我看他們相貌威風，必然有些本事。我們那個該去會他們一會？』岳霆道：『待小弟去。』隨卽走過對門房內來，把手一拱，說道：『仁兄們貴處那裏？』那人道：『請坐！在下都是湖廣澶州人。』岳霆又問：『各位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伍，名連。這位姓何，名鳳。那位姓鄭，名世寶。俱是好弟兄。』岳霆道：『既是澶州，有一位姓伍的，做叫伍尙志，不知可是盛族麼。』伍連道：『就是先父，我兄何以認得？』岳霆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表弟兄了。』伍連道：『兄是何人？』岳霆道了姓名，二人大哭起來。伍連道：『岳元帥被奸臣陷害，我爹爹自朱仙鎮撒兵回家，終朝思念，染病而亡。小弟奉母親之命，來此祭奠一番。這何兄是何元慶叔父之子。鄭兄乃鄭懷叔父之子。一同到此上墳的。小弟一路上來，聽說奸臣之子，搭一座播

臺，要與天下英雄比武。小弟欲借此由，要與岳伯父報仇。岳兄爲何到此？」岳霆「將奉母命到甯夏去尋二弟不遇，也來此上墳，路上遇見羅鴻等。」細說了一遍。伍連道：「諸兄既然如此，何不請來相見！」岳霆起身出房，邀了羅鴻、吉成亮、王英、余雷四人，來與伍連相見。禮畢，坐定，商議去打「擂臺」。店主人送進夜膳來，八位英雄，就一同暢飲。談至更深，衆人各自安歇。

次日吃了早飯，八個人一齊出店，看了路程，回轉店中，岳霆拿出兩錠銀子，遞與店家，說道：「煩與我買些三牲，再買四個大筐籃裝好，明日早間要用的。」主人家答應，收了銀子，當晚整備端正。次早，衆人吃了早飯，一齊上馬。先着羅鴻、吉成亮、王英帶了四箇家將，一應行李馬匹，并四筐籃祭禮，先到棲霞嶺邊等候。

岳霆同着伍連、余雷、何鳳、鄭世賢，共是五人去打「擂臺」。來到昭慶寺前，但見人山人海，真正熱鬧。寺門口高高的搭着一座「擂臺」，兩旁邊一帶

報房多是張家虞侯家將。少停了一刻，只見張國乾紮縛得花拳繡腿，戚光祖、戚繼祖兩個教師，在後面跟着，走上臺來，兩邊坐定。張國乾打了一面花拳，就去正中間坐。戚光祖起身，對著臺下高叫道：「臺下衆軍民聽者：張公子在此瞻識天下英雄，二十餘日，並沒個對手。再有三日，就圓滿了。你們若有本事高強的，可上臺來比試。倘能得勝公子者，張大老爺卽保奏封他的官職。不要懼怕。」叫聲未絕，忽然人叢裏跳出一個人來，年紀三十多歲，生得豹頭圓眼，叫聲：「我來也。」湧身跳上臺去。張國乾立起身來問道：「你是何方人氏？快通名來！」那人道：「我乃山東有名的好漢，叫做翻山虎趙武臣的便是。且來試試爺的拳看。」說罷，就是一拳打來。張國乾將身一閃，劈而還一拳去。兩個走了三五路，張國乾實個破綻，將趙武臣兜屁股一脚，谷轆轆的滾下臺來。看的衆人喝一聲采。那趙武臣滿面羞慚，飛跑的去了。戚繼祖哈哈大笑，向臺下道：「再有人敢上臺來麼？」連叫數聲，並無人答應。伍連方欲開口，岳霆

將伍連手上捏着一把。『哥哥且緩！讓小弟上去試試看。若然打輸了，哥哥就去拿個贏。』岳霆便鑽出人叢，縱身一跳，已到臺上。張國乾見是個瘦小後生，不在心上，叫聲：『小後生！你姓甚名誰？』岳霆道：『先比武，後通名。』張公子露出錦緞緊身蟒龍襖，擺個門戶，叫做『單鞭立馬勢』，等着岳霆。岳霆使個『出馬一枝槍』，搶進來。張國乾轉個『金剛大跨步』，岳霆就回個『童子拜觀音』。兩個一來一往，走了十餘步。張國乾性起，一個『黑虎偷心』，照着岳霆當胸打來。岳霆把身子一蹲，反鑽在張國乾背後，一手扯住他左脚，一手揪住他背領，提起來望臺下扑通的摔將下去。臺下衆人也齊齊的喝一聲采。張國乾正跌得頭昏眼暗，扒不起來。伍連就上去，當心口一脚，踹得口中鮮血直噴，死於地下。戚光祖弟兄立起身來，正待來拿岳霆，岳霆已跳下臺去了。余雷出取雙鎚，將『播臺』打倒。兩邊報房內，衆家將各執兵器來殺岳霆。鄭世寶已將腰刀遞與岳霆。五位好漢一齊動手，已殺了幾個。戚光祖舉刀來砍，被

余雷一鎚打在刀柄上，震開虎口。戚繼祖一槍刺來，何鳳舉鞭架開槍，復一鞭打來，閃得快，削去了一隻耳朵。戚氏弟兄兩人見不是頭路，回去又怕張俊見罪，趁着鬧裏，一溜風不知逃往何處去了。那五位好漢，逢人便打。張公子帶來的家將，俱逃回府去報信。這些看的人見來得兇，也各自逃散。

那五人飛奔來到棲霞嶺下，羅鴻等三人已在等候，齊到墳前。四個家將將祭禮擺下，哭奠了一番，焚化了紙銀。將三牲擺下，吃得飽了。打發那四個家將，各自回甯夏去，回覆宗方。八個好漢，從後山尋路，同往雲南一路而去。

★ ★ ★ ★ ★

這裏張俊聞報，說是「公子被人打死，戚家弟兄俱已逃散。」張俊大怒，忙着兩個統制官，領兵出城追趕，已不知這班人從那裏去了。隨即火速行文，拿捉戚家弟兄。一面將公子尸首收拾成殮，一面申奏朝廷，緝拿兇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謀刺奸臣施全殉義 喜逢公子黑蠻出兵

如今且說：牛通等人從太行山往雲南來時，施全沒有來。他要到臨安替岳爺報仇。一日，悄悄的離了太行山，星夜趕到臨安，先到岳王墳上，哭奠了一番。一日打聽得秦檜在靈隱寺修齋回來，必由衆安橋經過，他便躲在橋下等候。那秦檜一路回來，進了錢塘門，來至衆安橋，那坐下馬，忽然驚跳起來。秦檜忙把韁繩一勒，退後幾步。施全見秦檜將近，挺起利刀，望秦檜一刀擄來，不道手臂酸麻，提手不起。兩旁家將拔出腰刀，將施全砍倒，奪了施全手中之刀，一齊上前捉住，帶回相府來。

秦檜吃這一驚不小，回至府中，喘息未定，命左右押過施全來到面前，喝問道：『你是何人？擅敢大膽行刺？是何人唆使？說出來，吾便饒你。』施全大怒。

罵道：「你這欺君賣國讒害忠良的奸賊，天下人誰不欲食汝之肉，豈獨我一人！我乃堂堂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岳元帥麾下大將施全。今日特來將你碎尸萬段，以報岳元帥之仇。不道被你逃過！」秦檜被施全「千奸賊」，「萬奸賊」，罵得做不得聲。隨教拏送大理寺獄中，明日押赴雲陽斬首。

但秦檜自斬了施全之後，終日神昏意亂，覺着脊背上隱隱疼痛。過不得幾日，生出一個疽來，十分沉重。高宗傳旨命太醫院看治，毫不見效，不多幾日就死了。王氏在他丈夫死後，不久也便病死。

★ ★ ★ ★ ★

那岳霆、伍連等，八人自開了擂台，祭了岳墳，從後山盤上小路。夜宿曉行，早已到了雲南。來至土官衙門。三公子先進去通報了，然後出來迎接七位小英雄進府。見了柴王，各通姓名。岳霆進內見了岳夫人，把前後事細細述了一遍。然後又出來，請各位少爺進來見岳夫人。又叩見了柴老娘娘。俱道：「岳家，

伯母皆虧老娘娘照看，方得如此。」柴娘娘道：「衆位公子何出此言！我看衆公子皆是孝義之人，甚爲可敬。欲命小兒與列位公子結爲異姓兄弟，幸勿推却。」衆人齊稱：「只是不敢仰攀。」柴王道：「什麼說話！」卽命與衆少爺一同結拜弟兄。柴福最年長居首，以下韓起龍、韓起鳳、諸葛錦、宗良、歐陽從善、牛通、湯英、施鳳、羅鴻、王英、吉成亮、余雷、伍連、何鳳、鄭世寶、岳雷、岳霆、岳霖、岳震，共是二十位小英雄。

★ ★ ★ ★ ★
看看到了八月十五，大排筵宴，共賞中秋。柴王道：「今日過了中秋佳節，明日我們各向山前去打圍。如有拿得虎豹者爲大功，拿得獐鹿者爲次功，拿得小牲口者爲下功，罰冷酒三壺。」韓起龍道：「大哥之言，甚是有理！我們明日就去。」當晚酒散，各自安歇。

次日，衆少爺各拿兵器，帶領人馬，向山前結下營寨，各去搜尋野獸。

四公子岳霖一心要尋大樣的走獸，把馬加上一鞭，跑過兩個山頭。只見前面一隻金錢大豹奔來，岳霖大喜，左手拈弓，右手搭箭，一箭射去，正中豹身。那豹中了一箭，滾倒在地。岳霖飛馬趕上，又是一槍，將豹搠倒，後邊軍士正想趕上拿回獻功，不道前面來了一員苗將，後邊跟着十來個苗兵趕來，大喝道：「你們休要動手！這豹是俺家追來的。」岳霖道：「我找尋了半日，方纔遇着這豹，是我一箭射中，一槍搠死的，怎麼說是你追來的？」那苗將道：「就是你射中的，如今我也要，不怕你不把來與我。」岳霖道：「你要這豹也不難，只要贏得我手中這槍，就與了你。倘若被我搠死，只當你自己命短，不要怒我。」苗將聽了大怒道：「你這個小毛蟲，好生無理，先吃我一刀罷！」掄起大刀砍來，岳霖把手中槍緊一緊，架開刀，分心就刺。兩個交手，不到十合，岳霖賣個破綻，攔開刀，拍馬就走。苗將在後追來，岳霖回馬一槍，將苗將刺下馬來，再一槍，結果了性命。那些跟來的苗兵，慌忙轉馬飛跑，回去報信了。岳霖取着豹，慢慢的

坐馬回營。

走不到一二十步，忽聽後面如霹靂般大叫一聲道：「小毛蟲不要走，我來取你的命也。」岳霖回頭一看，但見一個苗將，飛馬趕來，岳霖先回馬問道：「何處得罪？將軍如此發怒？」那人大喝一聲：「小毛蟲！我是苗王。你把我先鋒赤利刺死，怎肯饒你！」便一鑣打來。岳霖舉槍架住，覺道沈重，好不驚慌。不上三四合，被苗王攔開槍，輕舒猿臂，將岳霖勒甲縲，一把擒過馬去。衆苗兵將赤利的尸首收拾回去。苗王將岳霖擒進苗洞，喝叫苗兵：「將這小毛蟲綁過來。」苗兵卽將岳霖綁起，推上銀安殿來。苗王喝道：「你是何處來的毛蟲？敢將我先鋒挑死？今日被我擒來，還敢不跪？」岳霖道：「我父乃太子少保武昌開國公岳元帥。那個不知，誰人不曉？」苗王道：「莫不是朱仙鎮上掃除金兵的岳飛麼？」岳霖道：「然也。」苗王道：「你是岳元帥的第幾個兒子？因何到此？」公子道：「我排行第四，名喚岳霖。父親哥哥被奸臣秦檜陷害。我同母親

流徙到此。」苗王聽了道：「元來是岳元帥的公子，受驚了！」遂親自下坐來，放了綁，與公子見禮，坐下。苗王問道：「令尊怎麼被奸臣陷害的？」公子就將在朱仙鎮上，十二道金牌召回，直說到風波亭盡忠的事，說了一遍，不覺放聲大哭。苗王道：「公子！俺非別人，乃化外苗王李述甫是也。昔日在朱仙鎮上，會過令尊，許我在皇帝面前保奏了，來到化外封王，不想被奸臣害了，令人可惱！你今既到此間，就住俺家，讓我起兵和你一同替岳元帥報仇。」

★ ★ ★ ★ ★

那衆弟兄各拿了些大小野獸，陸續回到營中。不一時，衆弟兄俱已到齊，單單不見四公子回來。正在盼望，忽見那些逃回軍士，氣急敗壞，跑回營來報：「不好了！四公子被一個蠻王生擒去了！」柴王大驚失色，便對衆弟兄道：「我們快去救他，不可遲誤。」

衆少爺們聽了，一齊上馬，飛奔來至苗洞門首，大叫道：「快快將岳家公

子送出，萬事全休；遲了片刻，踏平你這牢洞，寸草不留！」苗兵忙進來報知苗王，苗王道：「這一定是柴王了，待我出去見他。」便坐馬提鑣出洞而來。衆人見他生得相貌兇惡，俱各吃驚。柴王上前道：「你是何人？爲何把我岳家兄弟拿了？」苗王道：「俺乃化外苗王李述甫是也。你那岳公子，把我先鋒赤利挑死，是我拿的。你們待怎麼？」柴王道：「此乃失誤，若肯放他，我等情願一同請罪。」苗王道：「既講情理，且請到洞中少敘。」衆弟兄就一同進了洞門。行禮已畢，坐定。左右送上酪漿來，吃罷，苗王道：「衆位是岳家何人？」衆人各通姓名，說明俱是拜盟弟兄。苗王喜道：「如此說，俱是一家了。俺家向日曾在朱仙鎮，會過岳元帥。我外甥黑蠻龍，也曾與岳大公子結拜。今難得與衆位相見！」苗王說罷，就吩咐安排酒席，大家暢飲。

正欲上席，苗兵上來稟道：「黑王爺到了。」李大王道：「請進來。」黑蠻龍進來，見過了李述甫，又與衆弟兄見過了禮。李述甫便把岳元帥被害之事，

細細對黑蠻龍說了一遍。黑蠻龍聽了，不覺腮邊火冒，毛髮盡豎，大怒道：「只因路遙，不知哥哥被奸賊陷害，不能前去相救，不由人不惱恨！」牛通道：「黑哥！你若肯去報仇，到是不妨得的。況且王爺是化外之人，不曾受過昏君的官職。若還殺進關去，百姓人等，皆感激岳伯父的恩德，總肯資助糧草的。在我父親那裏，起了大兵，一同殺上臨安，豈不是好？」黑蠻龍聽了，心中大喜，却不向李述甫言明，領兵三千別了衆人，殺向臨安，與岳元帥報仇去了。

李述甫和衆人飲了一回酒，衆人纔辭別和岳霆一同回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救急難張信對策 雪沈寃孝宗旌忠

黑蠻龍領了三千人馬，直奔殺向臨安而來。那時他還沒知秦檜已死，只說要殺到臨安，捉拿秦檜。走到臨安附近，纔知秦檜夫婦已死，朝廷是張俊、王俟高等人當權，他們都是秦檜一黨的人。黑蠻龍便欲到臨安殺張俊等人。

那地方官打聽到蠻兵殺來的消息，連夜奏報到朝。張俊、王俟高聞得蠻兵來勢兇猛，早已嚇得手足無措，却不道禍不單行，正不知何如對付蠻兵，忽又接得北方探報，說是兀朮又預備南侵。把幾個宋朝宰相，急得手忙脚亂，寫本奏聞。

高宗自從秦檜死後，悶悶不樂。這日臨朝，復接得黑蠻作亂，兀朮南侵之報，心中一急，退朝後便病了。一病幾日，太醫診視，服藥無效，不多幾日，便已崩

殂。

衆大臣議立嗣君登位，乃是高宗之姪。這就是孝宗。紅白詔書，頒行天下，在朝文武，盡皆加職。

那時元帥張信，聞得高宗駕崩，新君卽位，特來朝賀。孝宗宣召張信進宮。張信進內，朝見已畢，奏道：「陛下卽位，適逢苗兵作亂，金人又犯中原，未知聖裁如何？」孝宗道：「朕年幼無知，老卿有何良策，可以退兵保國？」張信道：「臣有五事：第一要拿各奸臣下獄治罪，以洩民怨。第二命官起造岳王墳，建立忠祠，以表忠義。第三差官往雲南，赦回岳家一門子孫，應襲父職，就命岳霆說退苗兵。第四招安太行山岳飛舊部諸將，協同剿滅兀朮。第五復還舊臣原職。陛下若能依此五件行事，不愁苗兵不退，金兵不敗，社稷不安也。」孝宗聞言大喜道：「就煩老柱國捉拿各奸臣家眷，下獄治罪。」又命吏部差官一員往雲南，赦回岳氏一門，應襲父職。又命大學士李文升，往太行山，招收衆將。又

差張九思，建造岳王墳祠。頒詔天下，舊時老臣，被秦檜所貶者，復還原職起用。張信謝恩，領旨出宮，帶了校尉，往拿羅汝楫、万俟卨、張俊，以及各家家屬，盡行下在天牢內。張九思領了聖旨，即在棲霞嶺下，起造岳王祠廟，并衆忠臣殿宇，豎立碑記，增塑神像。吏部大堂承旨，即差行人司陳義宗，捧詔往雲南去，赦回岳氏一門。又頒發詔書，凡因岳氏波累諸人在逃者，俱各赦罪，入朝受職。又命人傳諭黑蠻龍，說已赦免岳氏一門，並捉拿諸奸臣，按律治罪，勸其急速退兵。諸人分頭行去。果然苗兵先退，京師人心安定。

過了多日，岳夫人在雲南接到赦免諭旨，率領全家及岳雷結義諸兄弟，辭別柴娘娘、苗王，起程望臨安來。不日已到臨安城下。

太行山那邊，岳飛舊部諸將牛臯等接到招撫的諭旨，也一齊率兵來歸。不日亦到臨安，與岳夫人、岳雷、岳霆及諸人相見。

岳夫人率領牛臯并各位公子，一齊朝見孝宗，來到午門候旨。黃門官啓奏。孝宗卽宣岳夫人等上殿。衆臣俯伏謝恩。孝宗道：「先帝誤聽奸臣之言，以致宗良受屈。今特封李氏爲一品郡國夫人，四子俱封侯爵。牛臯、吉青諸人，俱封爲滅虜將軍。韓起龍、宗良等，俱封御前都統制。岳雷承襲父職，賜第暫居。亡過諸臣，俟朕明日親臨致祭，褒封。」衆人一齊謝恩出朝。

次日，孝宗帶領文武各官，傳旨排駕，出了錢塘門，來到岳飛墳前，排了御祭。命大學士李文升代祭。

李文升祭奠畢，孝宗傳旨：封岳飛爲鄂國公，岳雲爲忠烈侯，銀瓶小姐爲孝和夫人。張憲爲成義將軍，張保爲義勇尉，湯懷爲忠義將軍，楊再興爲忠勇將軍，董先等五人俱封爲萃忠尉。此外施全、王橫及陣亡諸將，俱各追封。建立祠廟，春秋祭祀。又命周三畏協同牛臯，勘問秦熹、万俟卨、羅汝楫、張俊等，并各家家屬，依律定罪。岳夫人率領衆人謝恩。天子排駕回宮。當時臨安人民圍觀。

者人山人海，無不鼓掌稱快。那金兀朮聽見秦檜已死，高宗崩殂，新君臨朝，赦免岳氏諸公子，起用岳飛舊部諸將。知孝宗有發憤圖強之志，一時不敢南侵。宋朝得以太平無事。後來雖仍不免於滅亡，但此話說來甚長，這裏不暇細叙。本傳叙岳飛一生，自誕生起，中間經過爲國盡忠，遇屈冤死，直至昭雪受封止。讀者讀罷，便可知道忠義之人，與國家盛衰，民族興亡是怎樣的有關係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0675B

王雲五徐應租主編
小學學生文集第一集
(一—三七四)

岳 傳

八 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改 編 者

胡 懷 琛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小學生文
三
八
一
冊

~~7663481~~